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七十一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臣紀昀詳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十八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

設官部十 增經筵總載 侍讀 侍講

經筵總載一

增潛確類書曰經筵歷代無專官漢宣帝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肅宗會諸儒於白虎觀講五經同異唐太宗命孔頴達講五經正義玄宗改麗正修書院為集賢院選耆儒日一人侍讀

以質史籍疑義置集賢侍讀學士侍講直學士褚無量馬懷素為侍講每入閤門則令乗肩輿以進親自迎送以申師資之禮宋太祖名趙孚後殿講周易又詔王昭素便殿講易乾卦太宗幸國子監孫奭講尚書真宗名崔順正講尚書於景福殿又於苑中説大禹謨仁宗御崇政殿名翰林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景祐元年以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為崇政殿説書日以二人入侍講英宗時御邇英閣名講經史神宗時司馬光

進講資治通鑑舊講讀官每見先賜坐暫起講復坐仁宗富於春秋令儒臣立就御案遂為故事　續文獻通考曰馬祖常云夫經筵之設將以講明正學培養君德所謂經筵侍講與今翰林侍講侍讀名同而實異自漢唐以來人君聽講經史者多矣至唐穆宗始名韋處厚路隨為侍讀命講書至宋司馬光程頤常充是選此即經筵侍講崇政殿說書也　紀聞曰元制宣文閣于大明殿之西北萬幾之暇御閣閲經史以左右儒臣為經

筵官日侍講讀　瑣綴録云明天順八年始開經筵歳以二八月中旬始四十月下旬止

經筵總載二

增前漢紀曰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帝親稱制臨决　漢桓榮傳曰榮光武拜為博士車駕幸太學會博士論難于前榮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猒不以辭長勝人愈見敬厚常令止宿積五年榮薦門下生胡憲侍講乃聽晩出旦入榮嘗病朝

夕遣問後病愈復入侍講　類要曰肅宗詔丁鴻與廣平王及諸儒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宫白虎觀帝親稱制臨決鴻以才髙論難最明諸儒稱之帝數歎美時人歎曰天下無雙丁孝公　晉書曰庚亮大興初侍講東宫與温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心太子甚納焉

東齋紀事曰宋崇政殿西有延義閣南向迎陽門之北有延英閣東向皆講讀之所仁宗初御延義每令講

論或講讀終篇則宣二府大臣同聽賜飛白書或賜宴其後專御邇英也　呂申公家傳曰申公侍講筵時仁宗春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陳其略至於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為上反覆開陳之　職官分紀曰仁宗嘗命侍臣講毛詩諫官余靖疏曰天子之學與臣下不同惟當撮全經之樞要復先王之軌範簡而不煩為得其術　職略曰仁宗嘗語近臣以方親庶政聽斷之暇欲召名儒講習經典宰臣馮拯等曰今

春降詔每於雙日講讀以當奉行前詔故也　呂公著家傳曰英宗時公著在經筵多傳經義以進規上知公意深切每改容如在車之式　言行錄曰程伊川在經筵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以感動上心又云哲宗幼冲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正叔曰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其敢不自重一日講讀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伊川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文潞公與呂范諸公入侍經筵聞伊

川講說相與歎曰真侍講也　劉摯行實曰元祐初摯上疏仁宗皇帝盛年嗣服用李維晏殊為侍讀孫奭為侍講陛下春秋鼎盛願選忠厚孝弟純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　談訓曰蘇頌言吾在金華每進讀至弭兵息民則必反覆使上不忘弭兵息民之意以為人主之聰明不可有所向有所向則偏偏則為患大矣

李廌師友談記曰范祖禹詰朝當侍講先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及當講時開列古義仍參之時事及

近代本朝典故以為戒勸　系年録曰淳熙七年講筵讀三朝寶訓終篇史浩奏曰陛下雙日御前後殿與宰執裁決又引臣寮班對日旰方罷隻日又御講筵依故事讀數百言恐勞聖躬上曰朕樂聞謨訓雖隻日休暇亦當特坐自是講讀上必注目傾耳率漏下十刻方罷

元史列傳曰黄溍除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執經進講者三十有二帝嘉其忠數出金織紋叚賜之　又曰額琳沁巴勒以御史大夫知經筵事經筵進講必詳必慎

故每讀譯文必被嘉納　通紀曰明陳遇太祖拔金陵
侍御史秦元之薦遇輔佐才即日名見與語大恱禮待
極厚稱先生而不名日侍講幄賛機務三幸其第命之
官輙辭　吾學編曰方孝孺建文初廷臣交薦名為翰
林博士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備顧問孝孺德
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輙咨孝孺帝好讀書
每有疑義即名使講解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
孝孺就扆前批答　陸釴傳曰釴天順間孝宗在東宮

侍講讀進止閑雅最為得體及即位進太常卿翰林侍讀充經筵講官鈇沈静好學解悟過人而矜嚴自持人少當其意者　通紀曰張元禎弘治中陞翰林學士侍日講孝宗知元禎名聽講喜之　又曰程敏政成化進士弘治初在經筵孝宗賜織金緋衣金帶紗帽靴顧曰先生辛苦敏政對曰此職分當為頓首而退

經筵總載三

增講經　論藝上詳侍講二　史賛曰宣帝纂修洪業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等以儒術進

守義明經　後漢張酺傳曰顯宗永平四年置五經師酺以尚書教授數講于御前酺為人質直守經義每侍講間隙數有匡正之辭　下詳侍講二

師臣經士　唐職林曰馬懷素玄宗時與褚無量同為侍讀更番入宮中每宴見帝自迎送侍以師臣禮　儒林傳云玄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褚無量馬懷素等勸講禁中天子尊禮之

屢諫正常謙虛　本傳曰肅宗嘗言張酺入侍講幄屢有諫正誾誾惻惻出于誠心可謂有史魚之風矣　又楊秉入侍講邊韶議奏秉儒學侍講常存謙虛

勸講禁中侍經內殿　上詳經士注　唐制詞云路隨祕事穆宗侍經內殿敷堯舜之大典暢周孔之遺風雅言玉音奧義冰釋

不殺羊羔問避螻蟻　言行錄曰邇英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祀汾陰日見一羊自躑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

食殺其羔真宗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小善耳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　又曰程伊川頤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頤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天下幸甚

言簡理明　色温氣和

李膺師友談記曰蘇軾嘗謂膺曰范淳夫講說為今經筵講官第一言簡而當無一冗字無一長語義理明白而成文燦然乃得講師三昧也　程氏遺書頤曰昨在經筵曾說與温公云更得范淳夫在筵中尤好温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主之意遂除侍講

分賜唐詩　各進漢事

山堂肆考曰元祐元年賜宰執經筵官宴于東宮上親書唐人詩分賜之以講論語終篇也下詳侍講一

三德大本　四字首要

司馬康傳曰哲宗初康侍講洪範至又用

三德上曰只此三德更有德否康因上書曰陛下能審而問之必能體而行之三德者人君之大本推而廣之足以盡天下之要

系年錄曰王巖叟因侍講筵奏曰陛下退朝何以消日應曰看文字對曰陛下以讀書為樂天下幸甚大柢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四字願留聖心

論經筵三事

著聖覽十卷

言行錄曰伊川名對上奏論經筵三事一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二左右內侍宮人皆選用老成重厚三請令講官坐

事略曰丁度在經筵仁宗呼為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著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者為著龜也仁宗出歙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臣亦願以中正事陛下著邇英聖覽十卷龜鑑精義十三卷慶歷兵錄五卷編年總錄八卷

講大學衍義上

春秋直指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三年太祖問帝王宜讀何書濂請讀真德秀大學衍義帝立取覽

悅之令大書揭兩廡壁六年帝坐西廡賜大臣坐命濂講大學衍義司馬遷論黃老事講畢復言曰漢武帝嗜神仙好邊功兵至大亂人主能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興學教民則禍亂不能作刑罰非所先也　又曰金幼孜靖難後入內閣陞侍講時翰林坊局官臣日講經史東宮凡經義皆內閣閱正呈帝覽已進講幼孜閱春秋上太子春秋直指三卷

經筵總載四

增白虎觀賈逵傳曰逵與班固並校祕書肅宗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入講白虎觀南宮靈臺

光華殿山堂肆考曰東漢劉寬靈帝初拜太中大夫侍講光華殿賜衣一襲　帝備弟子

儀翰苑新書曰後漢張酺肅宗即位為東郡太守元和二年東巡狩幸東郡引酺及門生並郡縣掾吏並會

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醻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賞賜殊厚莫不沾洽

賜章服 翰苑新書曰慶歷七年上御邇英閣講孝經賜曾公亮三品章服曰此賜異於他日

侍講十年 事略曾公亮自集賢校理至翰林學士侍講十餘年

在經筵二十七年 事略嘉祐間楊安國在經筵二十七年上稱其仁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又事文類聚云至和元年賜安國錢五十萬仍聽大寒暑毋入謁時安國言衰敗不任侍經席願乞骸骨故賜及之

開延英之席 丁未錄治平四年諭司馬光曰今將開延英之席

朝班居下 宋會要曰熙寧元年冀鼎臣蘇頌劉攽等議不當坐講疏朝廷班制以侍講在侍讀下

露門勸講 賈昌朝拜相制

當世之冠 言行錄曰呂公著於講讀尤精深謂語約而義明可以為當世之冠

展邇英閣 伊川文集曰哲

宗時程頤侍講奏邇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凉處講讀給事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

直臣宜令生還 言行錄曰樞密直學士陳襄在經筵日常論薦當世之士自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最後言鄭俠小臣愚直敢言如此是亦發于忠義非陛下矜憐其志使得生還誰復為俠言者

出知蔡州 四朝國史云錢象先字資元自講筵出知蔡州故事講讀官分日迭進象先已得蔡州帝猶諭之曰大夫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篇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

崇政殿說書 紀纂淵海曰宋景祐元年置四年改為天章閣侍讀慶歷二年復為崇政殿說書蓋秩卑資淺則為說書不兼侍讀元祐間范純仁司馬光皆以著佐兼侍講前此未有也

燕祕書省 系年錄云紹興二十二年燕于祕書省以講尚書徹章自是以為例

西清帷幄 東坡謝表云望西清之帷幄久立徬徨聽長樂

之鼓鐘恍如夢寐

西學侍臣 東坡謝表云西學上賢玷侍臣之高選

小經筵 瑣綴録云明日講官凡四員日輪二員進講講畢奚于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亦謂之小講

笵金為鶴 費文憲摘稿云明講殿中笵金為二鶴立于左右鶴頭各插香二炷

經筵總載五

增詩宋蘇軾侍立邇英述懷詩曰上尊初破早朝寒茗椀仍沾講舌乾陛楯諸公空雨立故應魅悔不儒冠

又邇英講論語謝賜書詩曰繡裳畫衮雲垂地不作成王剪桐戲日高黃繖下西清風動槐龍舞交翠 黃庭

堅和東坡入侍詩曰隆儒殿閣對橫經咫尺清都雨露零見說文星環北極人間無路仰天庭　呂希哲大雪侍講筵詩曰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拂素屏特敕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　明方孝孺書事詩曰斧扆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煙兩袖還　又曰風軟彤庭尚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　陸深經筵紀事詩曰經筵開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

春秋偏好學三千年後見神堯　編排御覽効精誠白本高頭手寫成句讀分明圈點罷隔宵預進講官名橫經几子赭羅褁小對團龍簇繡雲擡向御前安穩定黃金鎮尺兩邊分　兩行冠珮列金緋供奉諸臣盡繡衣步入殿門同磬折講官端拱靠南扉　金鶴飄香瑞靄濃寶爐籠火擁盤龍未曾暫免經傳旨不怕嚴寒報仲冬　隔宿薰衣問夜闌齋心轉覺副心難不知言語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楊慎經筵紀事詩曰經帷

當日表講殿直天中鵷鷺隨多士貂蟬列上公墀聲分
噦噦檽影辨曈曈湛露晞蘭省卿雲爛桂宮蟻浮仙酒
綠鶴翥錫袍紅晉晝延三接堯旻達四聰衣香紛玉藻
履跡印璇穹觀易三陽泰陳詩萬國同寵高梁授簡恩
邁漢臨雍奎聚占乾象研書識帝鴻羽陵無蝕蠹玄閣
謝雕蟲瑩德同金礪温規借玉攻宸瞻休氣近鐘叩德
音隆卷帙叨從事簪裾儼在躬涓埃何補助海岳自深
崇敢詑桓榮力還歌吉甫風

增奏狀宋朱晦庵初辭免侍講奏狀曰國家設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甚微細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效而陛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幄則又仰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規以為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　再辭免奏狀曰臣猥以凡品遭直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況使

執經入侍帷幄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至愚亦豈不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禆聖聰特以次對異恩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拜受

增賦元汪克寛宣文閣賦曰於是聖皇駕玉輅張龍旂展乎國容揮乎皇儀望舒陪夫左馭屏翳道夫前馳鳴和鸞之鏗鏘服衮龍之陛離御斯閣以問道闡經幄之弘規帝幕高懸天顔孔怡列儒紳而進讀對黼扆之嚴威舒緗帙之蟫蠧擴六籍之精微詠仁咀義聆天語於

羲昊言温氣和陳古道於臯夔殫詞臣之忠蓋恢聖學之緝熙内府頒奇珍於翠釜上方瀉甘醴於玉巵和氣春融起天庭之黄色文星環拱映帝座之清輝

侍讀一

增唐書曰開元中王志愔表薦白履中隱居讀書貞守苦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履中博涉文史嘗隱居於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　又曰徐岱字處仁少好學多所探究侍讀兩宫謹守過人

天中記曰順宗為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位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舊唐書曰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講因著太子及諸王公十訓　王起傳曰起累遷中書舍人俄加侍讀文宗尚文好古學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逮時政　孔帖曰高元裕自侍讀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言兄少逸才可任因以命之世榮其選　宋編年備要曰太宗用著作佐

郎吕文仲為侍讀常出經史命讀之文仲與侍書王著更宿而書學葛端亦直禁中每暇日多召問之文仲以經書著以筆法端以字學　實録曰吕溱以侍讀學士知徐州仁宗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為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為例　國史曰仁宗詔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詼洽上見其鬢髮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謹刑賞

者治國之本也上改容曰卿言甚嘉朕恨用卿晚矣

言行錄曰司馬光遷侍讀學士進讀通鑑至蘇秦約六國從事光曰秦儀為從衡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治此謂利口之覆邦家者也　天中記曰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深而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　吕公著家傳曰公著為邇英侍讀講論語畢上奏曰將來講論語終帙進講尚書二書皆聖人格言人君為治之要臣輒於二書及孝經中節其要語共一百

段進呈以便聖覽亦日就月將之一助也　南豐擬制
曰儒學之臣入閣侍讀所以考質疑義其列于分職始
自開元而朕尤尚之　言行録曰蘇頌兼侍讀奏言國
朝典章大抵沿襲唐舊乞詔史館學士采録新唐書中
臣主所行日進數事以備聖覽遂詔經筵官遇非講讀
日進唐故事二條頌每有所進可為規戒有補時事者
必述以已意反覆言之　會要曰隆興元年十一月命
侍讀遞宿學士院朝夕宣名商確今古問以經書　言

行錄曰史衛國公浩字直翁淳熙中兼侍讀嘗讀正心篇論黃帝無為而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為者豈燕安無所事事之謂乎　東都事畧曰鄭丙字少融淳熙中兼侍讀取陸贄奏議切時者反覆開陳進司馬光五規範祖禹帝學以資乙覽　誠齋集曰陳俊卿兼侍讀會錢端禮起戚里秉政駸駸入相館閣之士相與上疏斥之皆為所逐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氏極言本朝家法外戚不使預政最有深意上首肯久之端禮卒不相

侍讀二

增耆儒　端士　上詳總載一　四朝國史曰趙彦若元祐初將啓講筵宣仁后諭執政云陸佃蔡卞皆少年宜用老成端士乃以彦若兼侍讀

緝經籍　廣規諷　唐百官志曰集賢殿書院侍讀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籍遺逸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　唐書曰韋處厚路隨為侍讀穆宗名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體處厚演經義以廣規諷之道

備顧問

裨聰明　仁宗實録曰至和二年詔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張昇年高免進讀止令侍經筵以備顧問

言行録曰哲宗即位以呂公著為黄門侍郎始至上言曰人君即位當正始以治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臣待罪講讀謹條上十議以裨聰明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

刑去奢無逸

粹擷經史　分講詩書

唐書曰鄭澣文宗時為侍讀學士帝使粹擷經史為要錄愛其博而精舉諸條摘問之隨即酬析無留下詳廣規諷注

鄭謝無功　放辭不仕

崔鄲傳曰鄲敬宗即位拜侍讀學士鄲曰陛下使侍講歷年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慰曰朕少間當請益　天中記曰薛放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即位常謂放曰小子初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實庸淺不足猥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能帝嘉其誠名對思政殿賜以金紫之服

反覆開導　委曲接引

墓誌蘇軾為侍讀學士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上雖恭默不言然聞軾所論輒首肯善之　言行錄史浩兼侍讀進讀三朝寶訓及真宗正說事關治體當法祖宗者必委曲接引開廣上心因引陳襄故事薦石斗文等五人皆名赴闕

再兼侍讀又薦薛叔似等一十五人叔似名用餘皆以次收擢

侍講一

增舊唐書曰蕭德言博涉經史晚年尤篤志於學每欲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講　王起本傳曰起文宗時侍講時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又曰文宗名王起許康

佐為侍講學士柳公權為侍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入便
殿顧問討論謂之三侍學士　孔帖曰鄭覃為侍講每
以厚風俗黜朋比為天子言之　事文類聚曰李稱字
表臣奏請置侍講學士敷陳經義　范祖禹家傳曰祖
禹兼侍講講論語畢賜宴東宮上遣賜御書唐人詩公
表謝又賦詩以獻退而節略尚書論語孝經要切之語
訓戒之言得二百一十九事名曰三經要語進之　山
堂肆考曰宋元祐間蘇頌為侍講請如慶歷故事詔講

讀官遇不講日各進漢故實二事頌於逐事之後略言得失大旨以寓規諫

侍講二

增進陳法言 諱言淫事 本傳韋處厚為侍講學士以穆宗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隨合六經撮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冀助省覽帝稱善 歸田録曰仁宗退朝命侍臣講讀于邇英閣賈昌朝時為侍講講左氏春秋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略而不説上曰六經載此以為後王監戒何必諱耶

反覆開陳 周悉講論 上詳總載二 仁宗實録余靖上疏曰天子之學簡而不煩上曰靖所言誠知治體命侍臣講論有該教化者周悉講論

宜觀孟子 專講春秋

山堂肆考曰司馬康為講官言於哲宗曰孟子為書最醇正言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也　行狀胡安國紹興初除兼侍講專講春秋時講官四人援例各專一經上曰他人通經豈胡某比不許

師民上書

純仁陳說

言行錄曰趙元昊反罷進講趙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八曰延講誦因獻勸講箴至是復命講讀經史長編又李文簡燾乾道中兼侍講以經筵少開明錄趙師民勸講箴以諷并及仇士良不欲人主讀書近儒生之說　又曰范純仁字堯夫元豐中除兼侍講語人曰國之本在君君之本在心人君之學當正心誠意以仁為體使邪僻浮薄之說無自而入豈務章通句解以資口舌之辨哉及在經筵進講必反覆開陳其說

孫奭拱立　安石請坐

山堂肆考曰宋王曾以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名侍講直學士孫奭馮元講論語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名侍臣講讀帝在經

筵或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輙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聽　神宗朝王安石侍講以為道之所在禮亦加重請復坐講之儀不行

臺丞特召　宮觀兼充

山堂肆考曰宋慶歷二年名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邇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者仁宗以昌朝善于講說特名之紹興中万俟中丞卨羅諫議檝並兼侍講又董殿院德元王正言珉並兼侍講非臺丞見長而稱侍講又自此始　翰苑新書曰宋乾道七年胡銓提舉祐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虞允文奏曰胡銓蚤歲一節甚高謂當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故有是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五百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設官部十一 增 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院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乗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技術之流皆直於别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

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使名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説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敕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别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

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唐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隷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石林葉氏曰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依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牓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

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又曰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耳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迄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者也

晉天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晝直者當中書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分為兩制各置五員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

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

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

具本稟奏得畫亦如之凡拜宰相或事重者宣名面諭

旨則給筆劄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遣內侍

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畫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

正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

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名入院淳化二

年以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同知京朝官考課李沆

權判吏部流內銓故事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曉達機謀天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豫外司公事蓋防纎微間或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常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國朝太祖以來藉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鎖院雙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雙日降麻也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經筵官內宿稍復祖宗故事石林葉氏曰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誌末年居翰苑者皆謂淩玉清遡紫霄豈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牓太宗時蘇易

簡為學士上常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說終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玉堂之署四字賜之易簡即扃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

續文獻通考曰遼北面有大林牙院掌文翰之事其官曰北面都林牙曰北面林牙承旨曰北面林牙曰左林牙曰右林牙而又有文班未詳所掌其官曰文班太保曰文班林牙曰文班牙署曰文班吏南面有翰林院掌天子文翰之事其官曰翰林都林牙曰南面林牙曰翰林學士承旨曰翰林學士曰翰林祭酒

曰知制誥翰林畫院有翰林畫待詔翰林醫院有翰林醫官金翰林學士院天德三年命翰林學士院自侍讀學士至應奉文字通設漢人十員女直契丹各七員翰林學士承旨掌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内帶知制誥翰林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翰林直學士翰林待制分掌詞命文字分判院事銜内帶知制誥翰林修撰掌與待制同應奉翰林文字章宗太和六年二月有司奏應奉翰林文字温迪罕天興與其兄直學士思齊同撰制誥文字合無廻避詔不須避仍著為令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世祖中統初以王鶚為翰林學

士未立官署至元元年始置二十年省並集賢院為翰林國史集賢院二十一年增學士二員二十二年復分立集賢院延祐以後定置翰林承旨六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二員侍講學士二員直學士二員屬官待制五員修撰三員應奉翰林文字五員編修官本為樞密院官元始為翰林之屬十員檢閲本宋樞密院檢詳之職置四員典籍二員經歴初為典簿已改司直又改經歴所領監一藝文監文宗天歴二年置順帝至元六年改

為崇文監令翰林國史院領之所屬三時以宋本為大監歐陽玄為少監蒙古翰林院至正八年始立新字國學於國史院十二年別立翰林院設官品秩並同國史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明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洪武二年定學士承旨直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等官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十八年命吏部定正翰林院官學士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孔目侍讀侍講五經博士典籍侍書待詔又史官修

撰編修檢討俱屬本院簡用取聖裁學士掌詞翰文章誥敕備顧問詳正圖書考議制度講讀職專講讀經史五經博士專講經義以佐學士講讀典籍勾輯圖書以時什襲而藏之侍書以字書侍上待詔應對孔目典文移出入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上所下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謹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凡學士講讀史官為上所簡注皆得入內閣預機務京府鄉試充考試官禮部會試充同考試官英宗天順中大

學士李賢建議請專選進士充翰林院官遂為制先是景泰間陳循輩私其所舉以雜流冒銓一時翰苑多委靡昏鈍浮薄之流吏部不敢別調至是有旨重修大明一統志制曰惟擇進士出身者為之於是諸輩多乞改職李賢因言於上命吏部別除之翰林為之一清且請著為制從之自後非進士起家不得居翰苑為孤卿非翰苑出身不得入内閣居宥密

翰林院總載二

增李白傳曰白天寶初至長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而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名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有詔供奉翰林　翰林志曰學士初入院

賜馬一疋謂之長借馬登翰林者謂之淩玉清翔紫霄
初選者名令赴銀臺試制書批答三首内庫給青綺被
紫絲履之類端午賜青團扇　紀纂淵海曰唐制駕在
大内則明福門内置學士院駕在興慶宫則金明門内
置院德宗移院於金鑾坡上　玉泉子記曰路延年少
自監察入翰林崔鉉曰路十如今便入翰林如何到老
續翰林志曰宋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
西壁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瀛洲之象也修篁鵠鶴

悉圖廊廡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　合璧事類曰李昉赴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學士謝恩日賜襲衣金帶寶鞍名馬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特定草麻利物改賜内庫法酒月俸並給見錢特給親事官隨從敕設供帳之盛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　續志曰玉堂後廡建二閣悉畫煙嵐曉景　金坡遺事曰太宗謂宰臣曰蘇易簡乞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今付宰臣李昉以下喚來於中書堂面宣賜

續會要曰政和五年御書摛文堂賜學士院　又曰院中有雙鵲棲於玉堂之後海棠樹或鳴噪必有大誥及宣名之事　紀纂淵海曰學士院窓格上有火爇處太宗嘗幸玉堂蘇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宮嬪自窓格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又曰學士院北扉者為其在浴堂之南便於應名　又曰故事堂中設視草堂每草制則具衣冠據臺而坐　又曰學士院第三廳學士閤堂前有一巨槐素號槐廳舊傳居此

閣者多至入相　又曰翰林院在禁中玉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　宋元詩會小傳曰金邊元鼎十歳能詩天德三年第進士以事停銓世宗即位張浩表薦供奉翰林　又曰王庭筠字子端父遵古正隆五年進士仕為翰林直學士才行兼備子端早有重名大定十六年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歴州縣用薦得供奉翰林

元史列傳曰元天歴二年泌木斯入為應奉翰林文宗名對奎章閣　黄文獻集曰揭徯斯延祐元年以布衣入

翰林爲國史院編修官天歷二年文宗聚勲戚大臣子孫於奎章閣教之命學士院擇可爲之師者無以易公乃擢公授經　續文獻通考曰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以文學承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職清而地禁　殿閣詞林記曰洪武初建翰林院於皇城内學士而下晚朝即宿其中扁之曰詞林　續文獻通考曰永樂入正大統注意文學肇建内閣於東角門内召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黄淮處其中又選胡廣胡儼

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與之同事雖令講讀纂修預議機務七人始以翰林史職陞講讀等官洪熙正位東宮又陞春坊等官　殿閣詞林記曰宣德七年賜御製翰林院箴揭於院之後堂朱髹榜字用金塗之　翰林記曰宣宗登萬歲山坐廣寒殿召翰林儒臣傳命周覽都畿山川形勢既畢上曰兹山兹宇元順帝所日遊宴者也豈不可感侍臣叩首曰殷之跡周之監也　實録曰正統七年詔建翰林院於長安左門外玉河西岸四夷館隷焉

東岸則為詹事府　又曰嘉靖五年十月上製敬一箴及注范浚心箴程頤視聽言動四箴頒賜大學士費宏等請勅工部於翰林院築亭立石以垂永久從之　筆麈曰七年二月敬一亭成亭樹於公署後堂之南左則劉文安井井之外為蓮池右則柯竹巖亭亭之前為土山　又曰南昌張直閣位在翰苑嘗上疏請令史官行人奉使四方各求遺書一部送國學翰林收藏得旨允行　震澤長語曰翰林院為齋宿委積之所東閣學士

朝退會揖之地史館為講讀史官所聚集皆無公座

瑣綴録曰翰林直房在右闕門内錦衣衛直房之次凡三間每早朝時諸閣老分坐北楹諸學士居中楹其餘居南楹俟門吏報三鼓乃俱赴左掖門　又曰文淵閣乃翰林内署非衙門名故朝廷宣名諸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　燕都遊覽志曰寶善亭三楹在翰林院東偏軒窓虚豁旁臨玉河環映喬木學士大夫靜觀之所也　燕山叢録曰翰林院門左右各積有飛

沙高三四尺並柸柱若短牆然微風一動則坌起出入者厭之嘉靖中掌院嘗令除去官僚罷謫幾空沙還積如故或以為形勢宜爾　湧幢小品曰楊守隨掌院之後有巨柳數章參天蔽日民之輸廩米者欲曝於庭患柳陰翳之請伐其最鉅者公不許作伐老柳賦示意西神脞說曰建置官署必立土穀祠翰林院所祀則昌黎伯韓子也

翰林院總載三

增麻綸

菱紙　翰林志曰唐故事中書用黄白二麻為綸命重輕之辨其後翰林學士專掌内命選用益重中書所出獨得黄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國之重事拜授將相德音赦宥不得由於斯　海錄碎事曰李德裕浸紅點書詔皆用菱汁擣紙

視草用麻　翰林志曰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於禁中草書詔雖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　會要曰元和初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曰制書並用白麻不用印

内相

門客　唐本傳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　李衛公詩話武后朝曾宣諭卿等是我門客

鸞坡

鼇禁　上詳總載二　筆談宋公白賈公黄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鼇禁

引鈴

潤筆　翰林故事唐翰林院懸鈴以備夜直有緊急文書皆引之以代傳呼

長慶中李德裕為學士時河北用兵鈴數有聲終不見人聲急則兵事急聲緩則兵事緩衆異之山堂肆考曰草麻潤筆自隋唐有之隋鄭譯自隆州刺史復爵李德林作詔高頻戲之曰筆頭乾譯曰出為方伯杖策而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

深嚴 清美 蘇續志曰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出授受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久廢蘇易簡因名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院復置鈴索焉會要曰宋太宗常諭蘇易簡曰詞臣清美朕恨不得為之

劉井 柯亭 翰林記曰劉井明學士劉定之所浚在官署後堂之左 又曰柯亭明學士柯潛所建在官署後堂之右前後二間凡八楹後堂有二栢亦潛所種

給綺被 賜錦襖上詳總載二 金坡遺事云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襖宋初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黄盤鵰錦 淩

玉清　邃紫闥上詳文獻通考　金坡遺事曰玉署之設密邃紫闥每夜漏既上宫鑰並入有大號令大除拜邊禁急奏大臣宰相皆不得聞雖戴鶡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豈不貴重乎

號六絕　試五題唐志李邕號翰林六絕謂文學書翰等六事過人　續通典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賦詩各一首號曰試五題

李謫仙　元才子上詳總載二山堂肆考曰唐穆宗在東宫時有妃嬪誦元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是稹所為宫中呼之為元才子

翔紫霄　遍華蓋凌玉清注　杜甫詩翰林逼華蓋

萬選錢　一條冰山堂肆考曰唐張鷟員半千稱其文詞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青錢學士　又曰宋陳彭年兼數職皆文翰清祕之目人謂其官銜為一條冰

紫花墩 銀餅餡 瀋確類書曰宋學士王珪名對榮珠殿設紫花墩命坐後珪作英宗挽詩曾陪榮珠殿獨賜紫花墩記此事也 又曰韋澳孫宏大中時同在翰林上在太液池宣賜銀餅餡食之甚美銀餅餡皆乳酪膏腴所製也

金馬之廬 玉堂之署 金坡遺事太祖鼎新大壯敞金馬之直廬 下詳總載二

賜紅錦袍 給青綾被 續志十月朔舊賜對衣紅錦袍淳化二年代以細花盤鵰錦袍下丞相一等又凡初遷者本院賜宴營幕使宿設帳幄尚食使供珍饌酒坊供美酒是為敕設宴賜衣內殿給青綺綾被青綾單帕紫絲履白布手巾之類

元鴻臚署 金兀朮宮 春明夢餘錄明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橋元之鴻臚署也 瀛洲道古錄曰元時翰林院以金兀朮第為之歐陽楚公詩翰林老屋勢深雄猶是金家兀朮宮

是也

文事訪於陶竇　朝典定於扈蒙

會要太祖平海內修舉舊典有文章大事多訪於陶竇　事略扈蒙太宗即位復入翰林加承旨自張昭竇儀卒朝廷典故皆裁於扈蒙

翰林院總載四

增撰著文命

翰苑新書曰翰林所著撰拜免王公將相妃主曰制賞賜恩宥曰赦書曰德音處公事曰敕曰御札五品以上曰詔六品以下曰敕批羣臣表曰批答獎勳勞曰獎諭賜外國書曰蕃書醮曰青詞密詞釋曰齋文教坊致語曰白話土木興建曰上梁文宣賜曰口宣此外有祝文碑文神道碑樂章詩頌春帖子之類撰述進入遇有除拜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

瞻接樓殿

韋執誼翰林故事北院之制允為切近左接寢殿右瞻彤樓晨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

司掌綸命

翰林志曰後唐學士

劉昫奏刻唯翰墨之

詔賜金印

翰林志晉開運中賜學士院書詔金印一司專掌絲綸之命

聚廳分草

會要曰或郊禋行慶制命填委必聚廳分草之

進詩屬和

分紀曰太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姸麗冠絕上必曲宴宰衛勲舊名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觴賦詩終日而罷翼日凡所進詩悉廻御毫屬和以賜焉

進草

澠水燕談云密旨多夜降出草麻五更三點進錢惟演草壽春王制進草乞御刊削然後寫麻從之其後冊皇太子亦進草親王宰相等則不進

煥辟班

解酲語云元初序朝執政大臣為擎天班玉堂清署為煥辟班

恒在館閣

燕山叢録云明初建官以本院為近侍衙門故公署雖在外而僚屬相聚恒在館閣

進書百櫃

青溪暇筆云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敕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儲書自有一部至百部各取一部送北京時修撰陳循如數取

進得一百櫃督舟十艘載以赴京

內府供職

瑣綴録云翰林官內府供職日給光祿黃封內膳有常制承命內館教書者則兩給之

第三廳

儼山集曰翰林院第三廳乃史官廳也又曰槐廳即本院正廳之西偏史官所居是也

柯學士柏

玉堂叢語曰廖道南遊翰林見有亭一區曰柯亭有柏二株曰柯學士柏歎曰流風遺澤令人永矢勿諼

真登瀛洲

又曰明柯潛既綜院章就詞林後圃結清風亭亭下鑿池蒔蓮决渠引泉公退偃坐其中翛然若真登瀛者

瀛洲亭

燕都遊覽志曰瀛洲亭在翰林院內堂之右故有隙地十區萬歷秋藝為方池構亭中央額曰瀛洲池逼近玉河堤先是常引河水一勺入池後遂堙塞無敢請者

增詩唐白樂天寄錢翰林詩曰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簇桃花騎歌巡竹葉觴窪銀中貴帶昂黛内人妝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聖酒妓樂借仙倡　李紳憶夜直金鑾殿詩曰月當銀漢玉繩低深聽簫韶碧落齊門壓紫垣高綺樹閣連青瑣近丹梯墨宣外渥催飛詔草檄深恩促換題明日獨歸花路過可憐人世隔雲泥　姚合和高諫議入翰

施詩曰兼秩恩歸第一流時尋仙路向瀛洲鐘聲迢遞
銀河在林色葱蘢玉露秋紫殿講筵鄰御座青宫賔榻
入龍樓從來共結歸山侶今日多應獨自休　朱慶餘
上翰林蔣防舍人詩曰清重無過知内制從來禮絶外
庭人看花在處多隨駕名宴無時不及身　温庭筠上
翰林蕭舍人詩曰人間鵷鷺杳難從獨限金扉直九重
萬象曉歸仁壽鏡百花春隔景陽鐘紫微芒動詞初出
紅燭香殘誥未封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許相容

鄭獬上翰林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銀燭纔燒一寸花　宋蘇軾玉堂鎖院苦寒詔賜宮燭法酒詩曰微霰霏霏點玉堂詞頭夜下攬衣忙分光御燭星辰爛拜賜宮壺雨露香　劉筠直夜詩曰風來太液聞鳴鶴露卷明河見飲牛萬國表章頻奏瑞手批天語思如流　洪咨夔宣鎖詩曰禁門深鑰寂無譁濃墨淋漓兩相麻唱徹五更天未曉一池月浸紫薇花　元袁桷擬宮詞述翰林故事詩曰禁

鐘初動趣傳宣衣袖薰香到御前漸近宮門扶下馬內官分引導金蓮　御筆圓封相草麻龍箋香透擁金花儀鸞赦設庭前候賜酪方終更進茶　制草塗鴉未敢删內璫宣引侍龍顏已分筆格金蟾滴更賜端溪紫硯山　春帖分裁閤分多宮蛾爭餽纈綃羅青絲菜幷銀盤送幡勝新題墨旋磨　清馥香温酒玉脂祝文新撰報都知夜來奉旨傳丞相五朶雲濃押省咨　明高啓雪夜宿翰林呈危宋二院長詩曰偶伴王摩詰寒宵宿

禁林院鈴風外静宫漏雪中沉絳蠟銷吟燭青綾擁賜衾明朝陪賀瑞銀闕曉光深　程敏政玉堂散直圖詩曰金殿當頭玉堂署十二朱廊隱宫樹衣冠濟濟堂中人猶似前時起居注門下斜連金水河石橋五疊横蛟鼉叩閽不許外人到挾册時見諸王過奎文上應圖書府插架連籤照今古同遊恐是十洲仙下界紛紛半塵土邇來新詔開中堂儲才聖訓何洋洋日令三館坐羣彦應制往往催詩章從容退食龍樓外松下傳餐解簪

帶光禄之酒大官羊終歲天厨有佳賫宫壺卓午漏未央旭日半下城西牆出門跨馬一分手緩步不知歸路長　岳正禁窓引燭詩曰禁城儤直已昏黄忽訝鑾輿到玉堂直欲踉蹌趨几席其如顛倒著衣裳當窓蓮炬分紅燄滿室蘭煤散煖香已喜恩光耀今古况將經術侍君王　徐應聘瀛洲亭新池得雨詩曰祕閣清宵近蘭泉曲沼開宿煙生暮雨新水長秋苔地向蓬萊近波分太液來憑軒多爽氣疑在白雲隈　曾棨新館内直

詩曰華館深沉直禁闈彩甍丹碧煥翬飛上林萬樹連西掖北極諸星拱太微繞硯龍香裁詔罷隔簾鶯語退朝歸應知幾度青綾夜月轉金莖露滿衣　文徵明翰林齋宿詩曰春星爛漫紫微垣獨擁青綾向夜闌宮漏隔花銀箭永蓮燈垂燼玉堂寒坐聆宵柝霜圍屋想見郊禋月滿壇鈴索無風塵土遠始知仙署逼金鑾　又內直有感詩曰天上樓臺白玉堂白頭來作祕書郎退朝每傍花枝入儤直遥聞刻漏長鈴索蕭閒青瑣靜詞

頭爛漫紫泥香野人不識瀛洲樂清夢依然在故鄉

增賦陳敬宗北京賦有曰其左則有石渠天祿之閣金馬玉堂之署濟濟逢掖峩峩章甫講説六經之言談論羣書之語斟酌禮樂之文涵泳仁義之府莫不筌鏞乎治道黼黻乎皇度

增箴明宣宗翰林院箴曰廷有司言自周則然後世襲用愈密而重策命所書講學所資幾務之嚴于度于咨代有賢哲博聞明識克勵翼之用光厥職咨爾儒臣朝

夕左右必端乃志必愼乃守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詞尚典實浮薄是戒謀議所屬出必乎外必存大公罔役於私昔人四禁汝惟勵之獻納論思以匡以益以匹前休欽哉無斁

增表宋蘇子瞻謝宣名入院表曰視草之官自唐為盛雖職清事祕要為北門學士之榮而禄薄地寒至有京兆掾曹之請豈如聖代一振儒風非徒好爵之縻兼享大烹之養玉堂賜篆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

之新渥既厚其禮愈難其人而臣以空疎冗散之才衰病流離之後生還萬里坐閱三遷不緣左右之容躐處賢豪之上敢不益勵初心力圖後效才不逮古雖慙内相之名志常在民庶免私人之誚　再宣名入院表曰里巷傳呼親臨詔使私庭望拜恭被德音人言稽古之榮臣有素餐之愧懇辭雖至成命莫回伏以朝論所高禁林為重非徒翰墨之選乃是將相之儲禮絶同僚歎裴李於坐上功成異域得頗牧於禁中宜有異人來膺

此選而臣顓愚自信狂直不回先帝憐其孤忠欲名而
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曾未周歲而閱三官
試以百為而無一可保全巳幸擢用何名　又真西山
謝宣召入院表曰竊觀列聖之用人惟待詞臣而加禮
蓋於言語文章之外責其論思獻納之忠或雖忤旨而
暫閒終必棄瑕而復用修除翰苑在環滁出守之餘軾
侍禁庭亦赤壁歸來之後豈非加歲月則其文老涉憂
患則其慮長乃登邃嚴以備顧問如臣者才華匆競藹

拙自將掌先皇內制者六年每慙越俎迨陛下初元之再命竟許循牆以馳驅州縣之頻且廢放山林之久見聞寖少藝業益荒結茅屋於雲邊已甘終老瞻玉堂於天上若隔前生敢云白首之重來誤辱清衷之妙簡獲玷久虛之選幾成三日之榮臣敢不益堅晚節思答隆知賜宮錦而嘉草詔之能雖非敢望即金鏡而摘任賢之要則所自期

增狀啓宋洪邁謝宣名入院狀曰王言出綍從霄漢以

來宣君命在門聳里閭而改觀光生圭蓽榮動簪纓念臣文習畢凡學尤底滯久汙甘泉之槖從再聞長樂之鐘聲披雲覩青天幸親逢於聖旦閣道通丹地忽驟覿於仙晨共誇稽古之榮實啓臨深之懼　陳賓窓賀樓內翰啓曰爭號龍庭躋榮鼇禁天子不見賈誼久勞宣室之思內相令得敬輿再覩興元之詔儒宗吐氣士類伸眉某官道泒羲黃學源周孔筆端精爽噓元氣以翕三光胸次沖融渾太虛而涵萬象爰維舊德首畀新除

七寳牀中不覺蹕謫仙之榮過八磚道上豈徒拚學士之前聞要令天下悉誦於堯言且使山東皆泣於漢制

又洪平齋賀黄尚書除内翰啓曰冠班憲部演誥鑾坡丹筆參平舊識珮聲之鳴玉朱衣引對新催燭影之摇金綸綍一傳簪紳胥忭其官名髙晁董器重臯夔文章為一代所宗獨全三光五嶽之氣學問自六經而出不數諸子百家之書忽逢天日之明復見岫雲之出趣正奭鳩之位仍趨金馬之廬花煖妝磚柳迷歸院妙寫

坦明之制還追渾噩之風得禁中頗牧於方來置柱後惠文於不用遡紫霄而直上方枕斗魁指黄閣以平登即成霖雨　又周平園賀洪内翰兼吏書啓曰進儀内相仍長中臺夕對金蓮結絲絇而承聖問晨趨玉筍曳革履而領從官自非兼孔氏之四科安得被賀公之兩命切以翰林逼華蓋素號禁嚴文昌映紫微是司喉舌自昔法天而分職於今弄印以掄材緊國名儒膺時遴選既兼官之俱稱宜上象之交輝

增記序唐韋處厚翰林院廳壁記曰魏晉以後復典綜機密政本中書詔命詞訓皆必由焉唐有天下因襲前代爰自武德時有密命則温大雅魏徵李百藥岑文本之屬視草禁中乾封則劉懿之周思茂范履冰之倫秉筆便坐自此始號北門學士皆自外名入未列祕署玄宗開廣視聽搜延俊賢始命張説陸堅張九齡徐安貞輩待詔翰林厥後錫以學士之稱蓋由德成而上與夫術數工藝禮有所異也逮自至德台輔伊説之命將壇

出車之詔霈洽天壤之澤遵揚顧命之重議不及中書矣尺牘旁午章奏叢至指蹤中外之略謀謨帷幄之祕陰陽造化嘉猷密勿萌制乎將然事構乎無形皆功歸元后而德播輿運循名跡者莫窺其轍想風采者孰究其端雖然臧否無得而稱矣貞元中由此而居輔弼者十有二焉元和中由此而膺大用者十有六焉近日丞相府不由內庭者斷國論宰法度雖有利器長材未免缺折棹撓建中以來簡拔尤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延

州文如卿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之遊心處巳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行貫金石之誠雖潛身匿跡其能脫乎漢時始建尚書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大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登玉清翔紫霄豈蓬山瀛洲而足喻乎處厚職參侍讀通籍近署紀述之事無以辭時皇帝統臨四海之初元也　明周子義重修翰林院記曰長安門之左厥基南峙厥向北

拱者其位置也門之内為儀門為堂為後堂堂之左右為二廳後堂之左右為二室學士諸寮之所登而依也堂之兩廂有齋若干楹庶吉士之所居而習也堂之後為敬一亭宸碑峙焉羣屬之所瞻而仰也亭之左為先師堂羣屬之所禮而拜也

翰林學士承旨一

增文獻通考曰翰林承旨唐憲宗時始置凡白麻制詔皆内廷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患討不廷則用之宰

臣於正衙受付通事舍人若命相之書則通事舍人承
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乾寧二年陸扆以翰林學士承旨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後
唐天成三年敕今後翰林學士入院並以先後為定惟
承旨一員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士之上仍編
入翰林志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著者為之　續文
獻通考曰遼翰林院有學士承旨金翰林學士承旨掌
制撰詞命凡應奉文字銜內帶知制誥元延祐以後定
置翰林承旨六員明洪武二年定翰林官制承旨正三

品十四年革承旨直學士

翰林學士承旨二

增唐書曰令狐綯還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又曰沈傳師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自知必不能因稱疾出　又曰韋澳為承旨與同僚蕭寘為宣宗器遇名見詢訪時事每有大事中使傳宣草詞澳

必欲論諫即曰此一事須降御劄方敢施行遲留至旦必論其可否　又曰穆宗以杜元頴多識朝章拜為中書舍人學士承旨　又曰韓偓進承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曰腕可斷麻不可草　潛確類書曰唐元稹為翰林承旨朝退至廊下時初日映九英梅花隙光射稹有氣勃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　孔帖曰杜審權入翰林遷學士承旨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　五代史曰同光中賜承旨盧

質論思翊佐功臣旋授節制河中馮瀛王送詩曰視草北來唐學士擁旌西去漢將軍　宋張方平傳曰方平為承旨神宗親劄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而又善以多為少意博辭寡雖古訓誥無以加也　元史列傳曰王鶚金正大元年中進士第一甲第一人金主遷蔡蔡陷世祖在藩邸遣使聘鶚及即位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　又曰布呼密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獵林徹爾等劾奏僧格狀帝召問布呼密具

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欲用布呼密為丞相固辭帝曰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　又曰張孔孫至元中拜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孔孫素以文學名且善琴工畫山水竹石而騎射尤精及其立朝讜言嘉論有可觀者士論服之　又曰王構少穎悟風度凝厚學問該博歷事三朝練習臺閣典故凡謚冊之文皆所裁定朝廷每有大議必咨訪焉薦引寒士數十人後居清要皆有名於時終翰林學士承旨　又

曰耶律希亮武宗時以先朝舊臣特除翰林學士承旨
兼修國史希亮以職在史官乃類次世祖嘉言善行以
進英宗取其書置禁中　又曰王思廉至元中為翰林
待制進續通鑑至唐太宗有殺魏徵語及長孫皇后進
諫事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閣講行其說仁宗朝以翰林
學士承旨致仕　又曰李孟皇慶中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
宋金科舉得人為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

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眞才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　又曰頴琳特穆爾善國書多聞識歷事累朝遷翰林學士承旨英宗時以舊學入侍左右陳説祖宗以來及古先哲王嘉言善行翻譯諸經紀録故實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

又曰趙孟頫拜翰林學士承旨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常稱孟頫操履純正博學多聞書畫絶倫皆人所不及初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學士

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家而後入院時人以為衣冠盛事　又曰姚燧為翰林學士承旨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贈謝幣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惟以貨利為重我能輕之使知天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　又曰張起巖拜翰林學

士承旨詔修遼金宋三史充總裁官起巖熟於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起巖據理竄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　又曰歐陽玄延祐二年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六入翰林三拜承旨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訓誥多出玄手金繒上尊之賜幾無虛歲　吾學編曰明宋濂洪武九年除翰林學士承旨帝曰朕起布衣為天子卿自草萊列侍從為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

詹同傳曰同初名書仕明賜名同擢翰林學士承旨宋濂序其集謂其酒酣耳熱捉筆四顧文氣絪緼從口鼻間流出頃刻盈紙爛爛皆成五采其推服之如此　張以寧傳曰以寧元至正中官翰林學士承旨仕明為侍講學士使安南凡三往卒年七十以寧貫穿經史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傳辯疑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寓舍明年春書成踰月病革作自挽詩而逝

翰林學士承旨三

增廷老　院長鄭絪為內廷之老首定大計　下詳承旨二

賦大言　試歒器會要宋淳化四年上草宋玉大言賦賜學士承旨蘇易簡易簡因作擬大言賦以獻　言行錄蘇易簡為承旨當禁直以水試歒器太宗曰聞御所玩非歒器耶易簡曰然乃進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念終如始以固萬世之業

多識朝章　獨承密命　上詳承旨二　通典翰林院例置學士六人內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元以後為學士承旨者多為宰相焉

閣下生麻　密閣引燭　山堂肆考曰唐鄭珏為承旨與李愚同在翰林鄭閣下一麻生李曰承旨將入相矣蓋霜降成實乃白麻也是夜制出果拜相

下詳總載二

草立儲制 送光院錢 山堂肆考曰唐順宗風噤不能言時太子未立牛美人有異志中外洶懼名鄭絪草立儲制絪搦管便書立嫡以長四字跪而上呈乃定憲宗絪之力也上即位拜平章事 天中記曰陸扆拔學士承旨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錢以燕舊僚內署無斯例扆拜相送學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居一品上 繼九相後 唐故事凡內宴居一品之上下見承旨四元稹廳壁記

翰林學士承旨四

增詩宋太宗賜蘇易簡詩曰翰林承旨貴清淨玉堂中

宋祁詩曰粉署重來憶舊遊蟠桃開盡海山秋寧知

不是神仙骨上到鼇峰最上頭

增表宋蘇子瞻翰林承旨謝表曰翰墨之林號稱內相文章之外不取他才至於用人可以觀政文武並用或成頗牧之功邪正雜居至有伾文之患惟貴且近故難其人而况金鑾玉堂親被絲綸之密北扉東閣獨稱年德之髙必有異人以齊衆口　周必大謝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謝表曰頻年入侍特塵清近之班兩職並陞復冐殊尤之寵貴服章於朽質被舊策於名駒異

渥鼎來危衷震惕臣伏聞漢以尚書為喉舌唐以翰苑為腹心明光畫省之嚴夔龍接武浴殿金鑾之邃頗牧在中凡預遷掄已為要劇矧疊膺於章組足增耀於簪紳

增奏周必大辭免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奏狀曰吏部設官卿列三銓之首禁林分職命尊一老之承諒非望實之交孚安得恩榮之並受如臣者緜力薄材事業每居於人後高官厚祿遝除常在於衆先分毫未答

於殊知積累更多於幸會儀曹再至禮文或預於討論翰苑重遊典冊屢參於潤色已溢缾罍之量方隆天地之恩外朝髙南省之班内直冠北扉之秩求閒而劇既難强於精神宜退而還亦懼招於議論思逭貪饕之誚寧甘直慢之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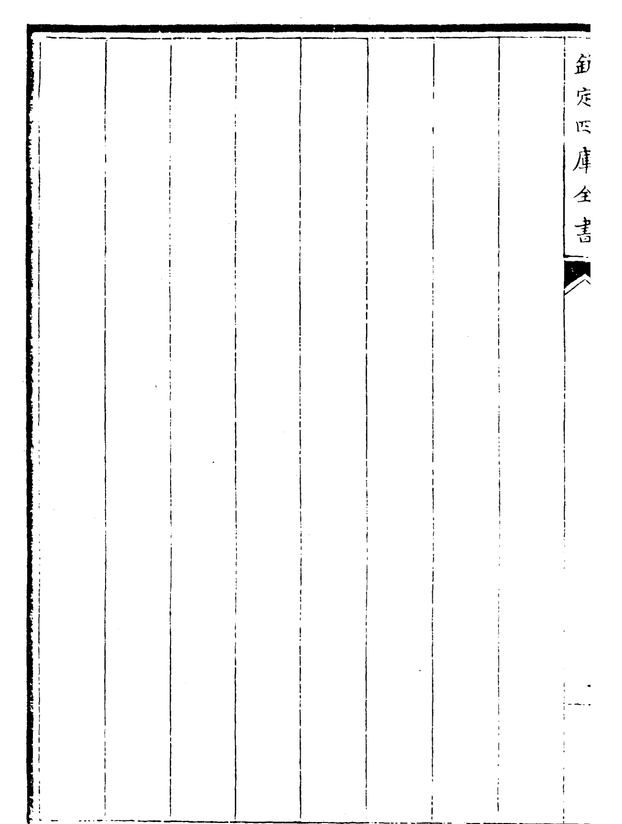
增記唐元稹翰林承旨學士廳壁記曰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叅會班第旋次以官為上下憲宗章武孝皇帝以永貞元年即大位始命鄭公絪為

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居位在東第一閣乘輿奉郊廟輒得乘廐馬自浴殿由内朝以從揭鷄竿而布大澤則昇丹鳳之西南隅外賔客進見於麟德則直上禁中以候凡大誥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専受専對他人無得而參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一

謹案卷七十第五頁前八行額琳沁巴勒舊作亦憐真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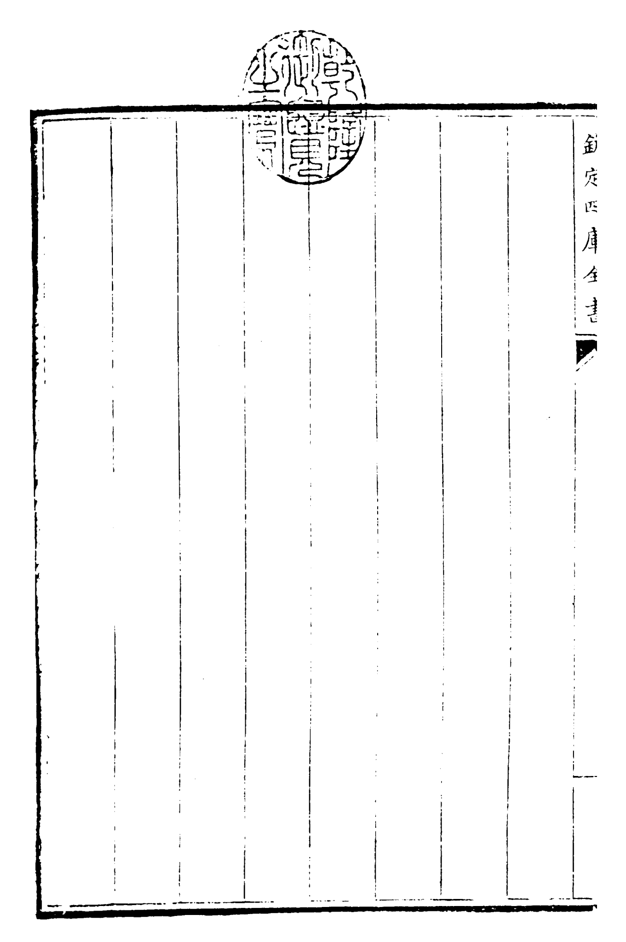
卷七十一第八頁後七行沙木斯舊作贍思　二十六頁前八行僧格舊作桑哥　二十七頁後二行額琳特穆爾舊作阿隣帖木兒今並改後倣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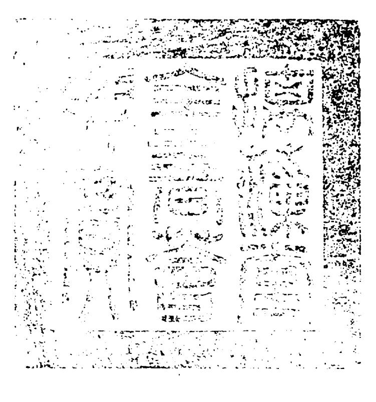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第八頁前八行為東郡太守刋本郡訛都據後漢書改下同

第十八頁前一行司馬康為講官言於哲宗曰刋本哲訛英按宋史康為講官當在哲宗時今改

卷七十一第十六頁後三行賜酪方終更進茶按青容居士集酪作酒進作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吴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紘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設官部十二

增翰林學士 直學士院 權直附 侍讀學士 侍讀併入 侍講學士 侍讀併入 修撰 編修 檢討 庶吉士 翰林院官屬

翰林學士一

增文獻通考曰翰林學士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初以中書務繁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學士分掌制誥書命至是改供奉為學士別建學士院專掌內命

以張垍劉光謙首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是罷息自後給事中張淑中書舍人張漸竇華等相繼而入焉其後有韓雄閻伯璵孟匡朝陳兼蔣鎮李白等在舊翰林中但假其名而無所職至德已後軍國務殷其入直者並以文詞共掌詔敕自此北翰林院始無學士之名其後又置東翰林院於金鑾殿之西隨上所在而遷取其便穩大抵召入者一二人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出於所命蓋不言數亦有以鴻生碩學經術優長訪問質疑主之所

禮者頗列其中初自德宗建置以來秩序未正廷覲之
際各趁本列暨貞元元年九月始别敕令明預班列與
諸司官知制誥列同故事中書以黄白二麻為綸命重
輕之辯近者所出猶得用黄麻其白麻皆在北院自非
國之重事拜授與德音赦宥者則不得由於斯矣興元
四年翰林學士陸贄奏學士私臣玄宗初待詔内庭止
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語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軍
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乂寧合歸職

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褻狎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而帝崩梁開平三年改思政殿為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敬翔為之前朝因金鑾坡以為門名與翰林院相接故為學士者稱金鑾以美之今以金鑾為名非典也後唐同光初又置護金鑾書制學士以趙鳳為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名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

今後名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祗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名試從之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周顯德五年詔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制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欲朝夕賜見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子關白三省樞密院用諮報不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

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敕設㑹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始也凡執政議事則繫鞋蓋與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强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為本院敕令格式五年御書擒文堂榜賜學士院靖康元年吳幵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缺員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自國初至行官制百司事失其實多所釐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

不改乾道九年崔惇詩初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惇詩再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為學士院權直後復為翰林權直然亦互除二員給興間常除權與正官至三人

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卑入院者皆為學士廷覲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内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甚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學士者職始貴顯可以比肩臺長舉武政路矣

遼金元

明官制俱詳翰林院總載

翰林學士二

增孔帖曰唐劉禕之遷弘文館直學士上元中與元萬頃等皆名入禁中論次新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　開元遺事曰姚崇爲翰林學士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泥濘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名學士來中外榮之　又曰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

湅莫能書字帝勅宫嬪十人侍白左右令各執牙筆呵之白遂取而書其受眷如此　唐書曰陸贄為學士從幸奉天時機務塡委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思如泉注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他學士閣筆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　又曰德宗以段文昌張仲素為學士韋貫之以為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又曰韋綬德宗朝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逮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而去

孔帖曰李絳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與崔羣錢徽韋洪景白居易等摟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障便坐

又曰絳又數論宦官横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内署所上疏槀焚之以俟命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忤貴倖因而獲罪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於卿知之矣

又曰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尚書以母老賴

祿而養求兼京兆户曹參軍事　崔羣遷翰林學士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他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聽　又曰錢徽爲翰林學士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嘗獨召徽從容言他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是時内積財圖復河湟然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徽懇諫而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梁

守謙為院使見徽批監軍表語簡約歎曰一字可益耶

銜之　又曰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初歲滿當遷帝以資

淺且家素貧聽自擇官居易請如姜公輔以學士兼京

兆戶曹參軍以便養詔可　冊府元龜曰裴垍元和中

在翰林憲宗初平吳蜀勵精思理機密之務一以問垍

垍小心敬畏甚稱上意　孔帖曰王涯再為翰林學士

涯文有雅思永貞元和間訓誥温麗多所槀定帝以其

孤進自樹立數訪逮以私居遠或召不時至詔假光宅

里官第諸學士莫敢望　冊府元龜曰令狐楚為職方員外知制誥善於箋表每一詞成衆立傳寫憲宗聞其名召見擢為翰林學士　孔帖曰段文昌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為承旨穆宗即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卒至夕乃出　又曰韋温為翰林學士先是父綬在禁庭積憂病廢故戒温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耶禮部侍郎崔蠡曰温用亂命蓋所以為孝帝意釋換知制誥　又曰李德裕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

帝為太子時已聞其父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數名見賚獎優華　冊府元龜曰韋處厚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於思政殿中謝恩諫畋遊及晏起帝深感其言賜錦彩一百疋銀器四事　孔帖曰韋表微為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學士缺人人爭薦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隨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隨位崇入且居翁右奈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

事文類聚曰寶歴元年路隨為翰林學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去之曰我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冊府元龜曰鄭覃為翰林學士太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召覃已下對賜之錦綵　又曰柳公權為翰林學士文宗常因夏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吾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曰辭清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　唐書曰公權為翰林學士上常

夜名對於亭燭窮而語未竟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又曰劉瑑字子京始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帝視案上歷謂瑑曰為朕擇一令日瑑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　又曰畢諴為翰林學士党項羌擾河西宣宗名學士對諴論破羌之狀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即用諴守西河　又曰陸扆為翰林學士工文辭敏速若注射然昭宗常作金鑾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曰朕聞貞元時陸贄吳通玄能作內庭文書今得

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北廳前堦有花甎道冬中以日影及五甎為入直之候李程性嬾常過八甎乃至衆呼為八甎學士　孔帖曰鄭畋入翰林為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龎勲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燦然無不機要當時推之　又曰崔棁為學士常草制為宰相桑維翰所改棁以唐故事學士草制有所改者當罷職乃引經據爭之維翰頗不樂　唐書曰趙光逢為學士光裔知制誥兄弟對掌內外命書　紀纂淵海曰李琪

每臨流坐石摘木葉試草制詞朱梁時果爲翰林學士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無倫　又曰姚洎爲學士梁祖問及裴延裕曰頗知其人思敏洎曰向在翰林號下水船梁祖曰卿便是上水船也洎甚慚　又曰僞蜀辛夤遜夢掌中抽草占者曰君必還翰林學士未幾果然

宋乾德元年竇儀爲翰林學士太祖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金坡遺事曰故事學士在内中院吏朱衣雙引李昉以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亦去其一　言

行錄曰錢若水為學士太宗禮遇殊厚常草賜趙保忠詔曰不斬繼遷存狡兔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覽之甚悅謂若水曰此四句正道著吾意　王旦傳曰旦為翰林學士中外皆以為宰相器常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為朕致太平必斯人也　言行錄曰王禹偁在翰林真宗暇日名與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萬世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纖之言豈足軫慮上曰卿愛朕之深

者　翰苑新書曰楊億為學士真宗賜以詩曰善保興居調飲食副予前席待名賢　李廸傳曰廸真宗時為學士上問陜西兵幾何對曰臣向在本道以小冊書兵馬糧草之數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探取之曰不意頗牧復在我禁中　事文類聚曰陳彭年新授翰林學士上賜歌詩一首因謂向敏中曰頃命學士罕曽賜詩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偕者　宋實錄曰天聖元年詔學士遇雙日至晚方

下直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故也　合璧事類曰錢惟演云希白於予為從兄也天聖三年十二月予參鈞衡之命時希白當制世稱弟拜相兄草麻自古未有　山堂肆考曰章得象為翰林學士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不交一言仁宗聞而器之　朝野雜記曰曾肇字子開為學士上命其兄魯公相肇適視草禁中宋朝學士弟草兄制惟韓氏與公士論榮之　又曰熙寜初韓絳拜相其弟維在翰苑神

宗前期預令草制維懇辭兄弟之嫌得請　元史列傳曰高智耀世祖朝拜翰林學士言國初庶政草創綱紀未張宜倣前代置御史臺以糾肅官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　又曰高鳴為翰林學士每以敢言被上知常入内值大風雪帝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就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　又曰李治字仁卿登進士第世祖在潛邸遣使召之曰素聞仁卿學問優贍潛德不耀久欲一見其勿他辭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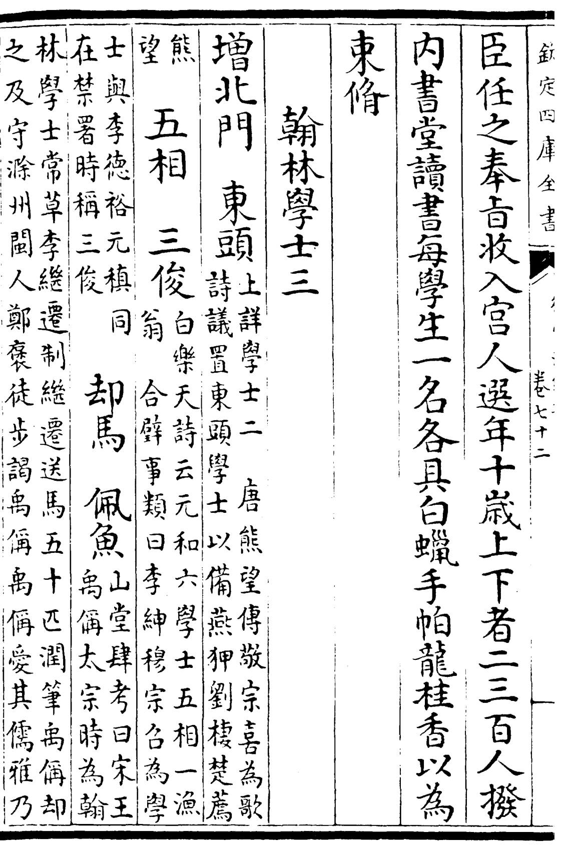
職　又曰閻復為翰林學士帝屢召至榻前面諭詔旨具草以進帝稱善一日召至便殿諭之曰朕欲命卿執政事何如復屢謝不足勝任帝謂侍臣曰書生識義理存謙讓是也勿强之　又曰元明善延祐中翰林學士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請署御名命明善代署者三眷遇之隆當時莫並　又曰吳澄英宗朝遷翰林學士先是有旨集善書者粉黄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帝在上都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誠盛舉也若

用以追薦臣所未知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學者稱為草廬先生　又曰多爾濟巴勒至正元年除翰林學士知經筵事是時喀爾庫庫以學士承旨亦在經筵敷陳經義孕爾直班則翻譯曲盡其意多所啓沃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時學士劉基最貴幸當帷中寄丞相以下莫敢望之已益倦馬上業進學士承旨宋濂濂又最幸得偕上坐起陶安傳曰太祖渡江安首率父老以迎敷陳大業力贊

攻取國初置翰林院首擢為學士御製門帖賜之曰國
朝謀略無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王禕傳曰禕元季
覩時政衰敝走燕都上書不報歸隱青巖山中明太祖
徵為中書省掾進平江西頌帝喜曰浙東有二儒者卿
與宋濂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詔修
元史與濂同為總裁官書成拜翰林待制使雲南抗節
死贈翰林學士　解縉傳曰縉洪武中選庶吉士太祖
極愛之每侍書至親為持硯永樂中進翰林學士縉生

而穎絕未能言即知人教指夢五色筆筆有花如菡萏及年十九舉進士倚待輒數萬言未嘗起稿善為狂草揮灑如雨風才名烜赫傾動海内　吾學編曰劉三吾洪武中歷陞翰林學士三吾博學通經史文章典麗既入翰林備顧問每預密議　典故紀聞曰仁宗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作印章命翰林院學士楊溥掌閣事侍講王進佐之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為理道之助卿等如有建白即以

此封識進　玉堂叢語曰宣德七年以故鴻臚寺為翰林院落成諸殿大學士皆至錢習禮不設西楊南楊座或問之應曰此非三公府也　倪謙傳曰謙生有奇質目光如電體有四乳正統四年進士一甲第三人歷編修至學士與子岳同入史局　名臣紀曰呂原天順初陞翰林學士石曹寵用事知敬原原朝會衣青袍負笑曰行為先生易緋原不答未幾岳正及原列上石曹罪狀　蕪史曰内書堂教授讀書自學士陳山始以後詞



臣任之奉旨收入宮人選年十歳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内書堂讀書每學生一名各具白蠟手帕龍桂香以為東脩

翰林學士三

增北門 東頭上詳學士二唐熊望傳敬宗喜為歌詩議置東頭學士以備燕狎劉棲楚薦熊望 五相 三俊白樂天詩云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合辟事類曰李紳穆宗召為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 却馬 佩魚山堂肆考曰宋王禹偁太宗時為翰林學士常草李繼遷制繼遷送馬五十匹潤筆禹偁却之及守滁州閻人鄭褒徒步謁禹偁禹偁愛其儒雅乃

別為買馬一匹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𨚫繼還五十匹顧肯虧此價哉　又曰蒲宗孟為翰林學士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而官儀未寵自今宜佩魚學士佩魚自宗孟始

登瀛洲　**置金鑾**　唐書曰太宗初作文學館以房杜等十八人為學士每訪以詩書政事號十八學士命閻立本圖像以章禮賢天下仰慕謂之登瀛洲　李白集序曰白名見奏頌一篇帝大悦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無人知者

七寶座　**八花甎**　潛確類書七寶座明皇於勤政樓以七寶裝成山座高七尺召諸學士講論古今勝者升座張九齡論辨風生首登此座　下詳學士二

蓬池鱠　**碧山魚**　新書李白詩荷靜蓬池鱠天寒郢水醪唐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池鱠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味濃和冰而飲蓋禁中有郢水酒坊　杜詩碧山學士焚銀魚

銀花榜　**金蓮燭**

李德裕詩銀花懸院榜風撼引繩鈴　潛確類書曰昔宋蘇軾常宿禁中太皇太后召見便殿曰先帝每誦卿文章必曰奇才奇才因命坐賜茶撤金蓮燭送歸院

五鳳飛　雙鵲噪　山堂肆考曰宋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詩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呂為相賈蘇李為參政宋為尚書　下詳總載二

貯之內庭　候於門外　劉禹錫李絳集序云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由是釋筆硯而操化權者十八九　翰林志曰唐李吉甫與裴垍同直垍草吉甫除平章制吉甫草武元衡制垂簾揮翰兩不相知垍盡紙尾之後乃相慶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日院中學士送至銀臺門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

父子並命　兄弟對掌　並詳學士二

畢誠

論邊 楊億乞郡上詳學士二 東軒筆錄云先朝翰林學士不領他局故俸薄楊億為學士有乞郡表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若敖之餒鬼自後學士得判他局

口誦圖讚 囊置兵數又曰唐蔣乂為學士德宗幸淩煙閣視題文漫缺無能知者乂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讚口誦不失一字 下詳學士二

揉紙繼燭 取帕求詩上詳學士二 山堂肆考曰宋王珪仁宗時為學士值中秋有月上命宣珪就坐夜漏三鼓令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手帕求詩來者應之略不停輟人人得其歡心上曰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朶裝公幞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宴罷上命取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執麻以泣 推瓻而行山堂肆考曰吳越王錢鏐遣判官間道入貢梁主嘉之以為諸道兵馬元帥朝議多言不宜過以名器假之翰

林學士竇夢貞執麻以泣坐貶　又曰宋梅詢為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觚循階而行見一老卒臥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識字乎對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陶穀索分　**曾肇引嫌**

言行録曰陶穀常名對太祖御便殿穀至詔入見將前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徬徨不進太祖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東帶穀遂趨入　又曰宋哲宗元符中曾布既相其弟翰林肇引嫌出知陳州

特出異恩　**未即真拜**

李昉燕會詩序曰盛事有七皆特出異恩詳總載二　山堂肆考曰宋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已任學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若真拜學士在多遜之上

詞學優長　**姿儀灑落**

上詳學士二　言行録曰周麟之高宗朝直學士院姿儀灑落進止凝重班冠玉筍望之者意神仙中人



易簡答書 益公撰記 金坡遺事宋太祖一日召蘇易簡賜以酒又賜之詩曰君臣千載會答曰忠孝一生心上喜盡以席上金器賜之言行録周必大除翰林學士得旨命撰選德殿記又命書之上有博美之稱又必大台見歸至玉堂上御書白居易七德舞賜之後進皇朝文鑑序上曰卿之文在庭莫及真匠手也

肅膺鳳檢 進直鼇扉 新書 如兩漢制誥也

識三代事跡 長編治平四年以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誥可也

言行録綦崇禮覃思學問由唐虞三代以暨宋朝君臣事跡如指諸掌上每曰崇禮之文典而有體真學士也

七寶牀中踵謫仙之榮遇 八甎道上掩學士之前聞

紅藥翻階風動判花之筆 金蓮照處人歸視

草之臺　撰詔草若湧泉惟陸相始當機務　發德音如時雨必韋公乃福生人　俱翰苑新書

翰林學士四

增作明河篇　宋之問傳之問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問有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慙憤　述作出其手　翰苑新書曰張說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詞有所為必使視草帝欲授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固辭乃免　寶牀賜食　山堂肆考曰明皇名見李白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　如見綺皓　開元遺事曰李白布衣知名明皇下詔名就金馬門降輦下迎如見綺皓　賜女壻　天中記曰張垍說子也以

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為文章常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壻非天子賜學士也

進新樂章 開元遺事曰時禁中初種木芍藥明皇在沈香亭謂左右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急就翰林命李白進新樂章白應詔揮筆立成其一章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沈香亭北倚闌干

名對移院 天中記曰德宗雅尚文學每幸學士院顧問賚無所不至又常名對玉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

繒纊特賜 山堂肆考唐德宗幸金鑾殿院問學士鄭餘慶曰近有寒衣否餘慶曰往時已賜衣不煩更作上曰乃常例耳遂特賜繒纊令為寒衣

假光宅里 詳學士二

潤色之詞 劉禹錫韋處厚集序曰處厚未為近臣所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為主自入為學士至宰相以後

所執筆皆經綸制誥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為宗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褒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語昭而毅

規諷時事 冊府元龜曰唐白居易作樂府百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命為翰林學士

作賜衣詩 事文類聚曰柳公權充翰林書詔學士從幸未央宫上駐輦謂公權曰我有一喜事邉上衣賜久不及時今年二月給春衣訖公權前奉賀上曰卿可賀我以詩宫人迫其口進公權應聲曰去歳雖猶戰今年未得歸身思何以報春日得春衣上悅歎賞久之

兄弟相繼 職林于休烈二子益肅及休烈相繼為翰林

擇笏賜絳 山堂肆考曰李絳初入院憲宗親擇笏以賜之

座主同任 翰苑新書李澣為翰林學士常升殿侍宴澣衣綠遂賜緋與座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相澣當草制命開凝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此

讀金

鑑錄唐書令狐綯本傳云入翰林為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鏡書曰御為我舉其要綯摘語曰至治未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

山池曲宴通鑑宣宗雅好儒士每山池曲宴與學士屬和詩什公卿出鎮亦賦詩餞行時論以大中之政有貞觀風

座主辱門生事文類聚云封敖之子舜卿開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入翰林致雍有俊才舜卿思拙澀每對草綸誥不勝困敝託致雍秉筆當時論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龍鳳燭天中記曰韓偓指館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藏笥頗多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泣曰公為學士日常視草金鑾内殿深夜方還當時皆宮妓秉燭以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還十不存二三矣

學士兩人續翰林志曰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

趙鳳充端明殿學士非舊號也馮道笏記云天下儒生近餘萬數殿前學士只有兩人時輩榮之

請蠲郡賦

山堂肆考曰梁嵩南漢時仕至翰林學士常獻倚門望子賦特命歸奉母賜賚皆不受請蠲一郡丁賦從之郡人德之立祠祀焉

主文同為

翰苑新書曰蘇易簡登科時宋白為南省主文後七年宋為翰林學士承旨而蘇相繼入院同為學士宋贈詩云昔日曾為尺木階今朝真是青雲友歐陽文忠亦王禹玉南省主文相距十五年同為學士故歐陽詩有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今為白髮翁之句二事誠一時文物之盛也

為卿潤色

事文類聚曰錢若水為翰林學士草詔既成以進上笑曰朕欲為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引答深切尤為精當

非他官比

事類淳化四年以張泊錢若水並為翰林學士泊等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比朕常重此官故事學士赴上有

敕設當令設之 **好長者** 言行録晁迥還翰林學士真宗稱為好長者楊億嘗謂迥所作書命無過褒得代言之體 **當時楊劉** 事略劉筠字子儀仁宗即位復召為翰林學士筠自景德以來居文翰之選與楊億齊名當時號為楊劉三入禁林 **步入掖門** 筆談宋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職自歐陽永叔輩始時號步行學士皆自左掖門下馬步入 **特賜出身** 翰苑新書曰韓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中林攄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宋朝不由科第除者惟此二人 **夢同禁林** 天中記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士須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素無兄弟疑此夢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先後入院者韓維鄭繹鄧綰楊繪并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薦文學行誼之士** 樓攻媿集曰王淮除翰林學士上俾

擇文學行誼之士薦鄭伯熊李燾程叔達三人皆被擢用

視草甚勞 合璧事類曰周必大為學士名見上謂公視草勞甚公奏無汗馬之勞致此爵位上曰翰墨之功豈小補哉若大述作固當煩卿

不草都知制 東都事略宋胡宿以學士知制誥時內都知郭懷敏勢傾中外出為和州都監名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不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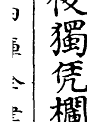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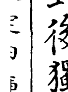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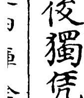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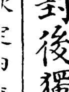
眼赤腰黃 翰林故事學士以上並有朱衣引馬所服帶用黃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故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詩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學士望入兩府詩眼赤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醉賦學士歌 吾學編曰明宋濂除翰林學士帝常强濂飲醉歡笑賦楚詞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

翰林學士五

增詩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詩曰翰林逼華蓋鯨力破滄溟天上張公子宮中漢客星賦詩拾翠殿佐酒望雲亭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内分金帶赤恩與荔枝青　白居易詩曰何處春深好春來學士家鳳書裁五色馬鬛剪三花　蘇䫻公玉堂即事詩曰暮召從容對玉堂歸來院吏寫宣忙郢醪獨賜尊常滿龍燭初燃淚有香起草才多封卷速把麻人衆引聲長百官班裏聽恩制爭誦雄文出未央　李商隠寄令狐學士詩曰祕

殿崔嵬拂彩霓曹司今在殿東西賡歌太液翻黃鵠從獵陳倉獲寶鷄曉飲豈知金掌迥夜吟應訝玉繩低鈞天雖許人間聽閶闔門多夢自迷　盧肇喜楊舍人入翰林詩曰御筆親批翰長銜夜開金殿送瑤緘平明玉案臨宣室已見龍光出傳巖　劉得仁上翰林丁學士詩曰官自文章重恩因顧問生詞人求作稱天子許和羮御柳凋霜晚宮泉滴月清直廬寒漏近秋燭白麻成玉殿移時對金輿數侍行賜衣香未散借馬色難名時

輩何偏羨儒流此最榮終當聞燮理槖海永昇平　鄭畋夜景詩曰鈴條無響閉珠宮小閣涼添玉橤風枕簟滿牀明月到自疑身在五雲中　又禁直寄崔員外詩曰銀臺樓北橤珠宮夐與人間路不同在省五更春睡侶早來分夢玉堂中　又金鑾坡南望詩曰玉晨鐘韻上清虛畫戟祥煙拱帝居極眼向南無限地綠煙深處望中書　韓偓中秋禁直詩曰星斗踈明禁漏殘紫泥封後獨凭欄露和玉屑金盤冷月射珠光貝闕寒天襯

樓臺籠苑外風吹歌管下雲端長卿祗為長門賦未識君臣際會難　唐彦謙賀李昌時禁苑新命詩曰振鷺翔鸞集禁闈玉堂珠樹瑩風儀不知新到靈和殿張緒何如柳一枝　吳融八月十五夜禁直寄同僚詩曰中秋月满盡相尋獨入非煙宿禁林曾恨人間千里隔更堪天上九門深明涵太液魚龍定静鎻圓靈象緯沈目斷枚臯何處在闌干十二憶登臨　徐夤獻内翰楊侍郎詩曰窓開青瑣見瑶臺冷拂星辰逼上台丹鳳詔成

中使取白龍香近聖君來欲言温樹三緘口閒賦宮詞八斗才莫擬吟雲避榮貴廟堂王鉉待鹽梅　黄滔寄楊贊圖學士詩曰東堂第一領春風時恠闗西小騄慵華表柱頭還有鶴華歆名下應無龍君恩鳳閣含毫數詩景珠宮列肆供今日江南駐舟處莫言歸計為雲峰

宋王珪和王原叔内翰詩曰暮鑰嚴温省宵鈴静玉堂銀花無柰萎瑶草又還芳夢久閶仙笛班清犯晓霜帝閽何所叩一炷祝尭香　張翥王繼學自海南召還

翰林詩曰天上歸來錦作袍幾陪春色醉仙桃銀河有路惟僊鵲碧海無山不戴鼇　明陸釴送王學士赴南京玉堂視篆詩曰玉堂清迥似僊家竹石叢中吏守衙視篆祗應成故事汲泉還為浣陳沙琪花夜靜流金液槐樹春深集乳鴉豈向東山長吏隱北門猶待制黃麻

增制唐沈詞行曹確充翰林學士制曰職奉命書選歸於鴻藻名參侍從任切於端人起居郎曹確秀發人倫行修儒閫保此全器彰乎令名稽其行能雅副銓擢是

用寵爾良史為予近臣俾從瑣闥之榮更侍玉堂之奥皇猷思暢用宣祕密之文清秩不移尚受無私之旨秉心勿替於直道視草勉髙乎訓詞　崔嘏行裴諗司封郎中依前充職制曰臺郎望美詞苑地髙綮列宿之輝華叅起草之宥密自非風儀玉立器宇川渟摛掞天之雄文藴擲地之清韻則不足以膺我妙選為時美談翰林學士裴諗襲慶于門騰芳戴席自擢居文囿叅侍瑶墀進對益見其周詳詞㫖不離於雅厚是宜仍金鑾之

舊職榮粉署之新恩保乃休光更流芬馥　劉崇望行崔凝沈文偉並充翰林學士制曰漢代設玉堂內署開金馬外門得人甚多斯道大振我聞家遺清風人懷恭德能濟其美者伊凝有之三代絲綸一門冠蓋不墜其業者伊文偉有之而皆以墨妙詞芬策名試第謙無矜物敬以適時周旋鳴玉之儀頡頏攀雲之路訪於執事亦進厥良真我雍容之列所宜有也敬承密命允叶同時

原誥宋呂伯恭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曰內外演綸之職獨高翰苑之清華左右持橐之臣疇若禁林之親密維是盛選屬我鴻儒輟從西掖之聯延入北門之直具官學窮閫奥文冠倫魁增主之明洋洋晁董之對發帝之令渾渾虞夏之書休有德聲最於邇列是用進陟鑾坡之邃深居鈴索之嚴虞侍燕閒輔陪遺忘
增表蘇子由謝翰林學士宣名表曰翰墨之任始自有唐供奉至尊講聞前輩北郿奏事有如李絳之忠中禁

論兵復數畢誠之智迨我祖宗之盛最優文學之臣時舉舊章多蒙名對頃自恭默之後稍虛顧問之常方今
聖德日躋羣臣屬目蓋將虛前席以博問繼夜燭而疇咨宜得雋良密侍燕語

汪藻謝除翰林學士表曰非才冒寵久誇文石之班優詔傳恩趣上玉堂之直既假
朝章之煥仍分御府之珍遜避莫從叨塵為懼伏以文章雖本一技命令實行四方故自古禁林之除極當時儒者之選矧今多士尤重他官內敷帝制之坦明外應

軍書之警急學非閎博難酬跋燭之咨思或淹遲將悞掣鈴之名

直學士院權直附

增會要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他官權攝者為直官五代有翰林學士院而無權直宋開寶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　退朝録曰開寶九年李文正盧相並直學士院　太平興國元年湯悅徐鉉直學士院王克正張洎直舍人院四公皆江南文士也

合辟事類曰宋紹興二十四年春直學士院湯思退以禮部侍郎同知貢舉内制旣闕官有命監察御史王綸時暫兼權直適劉婉儀進位貴妃綸草其制上稱有典誥體竟至大用前此無察官寓直禁林亦盛事也　朝野雜記曰乾道九年以崔端詩為翰林權直崔大雅以祕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始議以翰林乃書藝應奉者所居非專掌詞臣也遂改為學士院自是葛楚輔趙大本熊子復皆以學士院權直為名十六年倪

正甫始復兼翰林權直　真西山集曰徐鳯字子儀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乗輿出入他官攝内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為故事　元史列傳曰虞集泰定中拜翰林直學士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既即位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緝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書成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乞假職不允中丞趙世延乗間為集請假外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又曰謝端弱冠與尚書宋本齊

名時號謝宋歷官翰林直學士文宗建奎章閣蒐羅中外才俊置其中常語阿榮曰當今文學之士朕惟識謝端　又曰王約拜翰林直學士時高麗王昛年老傳國有不安其政者飛讒離間奏屬約驗問約至宣布明詔而諭之曰天地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自知利寧肯為汝家國計耶昛感泣謝願奉表自雪　明通紀曰詹同新安人洪武元年以翰林待制遷直學士諭之曰翰林為文但取通道術達時務無事浮藻即如孔

明出師表何常雕刻然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激何用過求為

直學士院二

增居禁廷 訪時事 五代史曰周顯德五年詔翰林學士職居禁廷地居親近與班行而既異在朝請以宜殊今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 又曰周世宗詔當直學士仍赴晚朝時世宗欲朝夕訪以時事故有是詔

憑敗鼓 賜團扇 系年錄曰朱勝非直學士院時事皆草創詔書填委而院無几案公常憑敗鼓草詔然文氣嚴重如平時 山堂肆考曰宋汪藻直學士院草高麗答詔不許入貢略云壞晉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閉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上顧輔臣稱公得代言之體真拜翰林學

士以所御白團扇親書杜詩紫誥仍兼縮黄麻似六經十字以賜縉紳榮之

詳盡簡要　溫純典雅言行錄曰周麟之受詔撰張循王碑文成奏御天筆批其後曰誌銘敘事詳盡造語簡要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訛以為寵　又曰周文忠公孝宗朝直學士院上諭公御所進太上皇尊號議溫純典雅

承明之有直廬方步八甎之日　紫宸之夾香案更依五采之雲翰苑新書

直學士院三

增狀宋真德秀辭免權直學士院狀曰翰苑之置官倣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為供奉之近班然遴簡

外廷或以校讐而充選於皇考祖參酌有唐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文之彥惟才是用寧職之拘然自淳熙以來距今餘五十載乃若彥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亶謂至難詎容輕畀況皇上聿新於萬化欲王言誕播於四方盍資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温厚坦明之制某早緣干祿勉學為文僅知場屋剽竊之工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辟水入典道山老歲月於槧鉛猶慙亡補鼓風雷於號令敢謂能勝偶儤直之虛員俾謭材以

承乏身雖甚寵誼有當辭

侍讀學士一　侍讀併入

增文獻通考曰唐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讀十三年置集賢院侍講學士侍讀直學士宋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為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元祐

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續文獻通考曰元翰林院有侍讀學士侍講學士明翰林講讀學士職專講讀經史詳總載

侍讀學士二

增東都事略曰宋邢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　會要曰天禧三年以張知白充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此始也　國史曰仁宗詔翰林侍讀學士張

錫講書禁中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之　東都事略曰宋綬字公垂為翰林學士兼侍讀遂錄唐謝偃惟皇戒德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　元史列傳曰李謙為侍讀學士世祖深加器重常坐便殿飲羣臣酒世祖曰聞卿不飲然能為朕强飲乎因賜蒲萄酒一鍾曰此極醉人恐汝不勝即令三近侍扶掖使出　又曰世祖即位郝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被留

思托言埀後撰述書傳及文集凡數百巻㧒宋十六年從者皆通於學　明王達傳曰達字達善少孤貧力學永樂中遷侍讀學士有盛名與解大紳王孟陽王玉汝輩號東南五才子　吾學編曰唐愚士名之淳山隂人建文二年敕方孝孺等集經史中事為一書命舉優通文學之士孝孺首薦愚士立名為翰林院侍讀賜冠帶令與孝孺同領修書愚士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為文蔚贍尤長於詩翰

侍讀學士三

增不趨黨與　迭處禁密 宋申錫傳寶歷二年申錫充侍讀學士在朝清謹介潔不趨黨與當長慶寶歷之間時風𦋐𦉶薄朋比大扇及申錫初用時論以為改觀　高元裕傳曰高少逸代元裕為侍讀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履行純謹　在朝清介 會要曰皇祐中翰林侍讀學士郭勸表乞致仕帝以勸履行純謹立身清約特降詔不允示優恩也　下詳不趨黨與注

侍讀學士四

增狀宋真西山辭兼侍讀狀曰禮樂詩書少雖涉獵文章翰墨久已荒疎頃屬夏秋之交常陳香火之請蒙恩

未許竊稟是懟詎意龍飛首頒驛名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逦盛旦之親逢所願依日月之光期或遂涓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疹未底全安簡策舊文都忘前集記箋常語且出他人豈堪持衰敗之身而輒造清華之選

侍講學士一 侍講併入

增文獻通考曰漢顯宗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張酺侍靈帝以楊賜有重名舉賜侍講於華光殿中雖有侍講

之號而未以名官至唐開元十三年始置集賢院侍講學士詳侍讀宋咸平二年國子祭酒邢昺為侍講學士其後又有馬宗元為侍講元豐官制見侍讀元明官制並詳總載

侍講學士二

增職官分紀曰唐韋處厚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逸穆宗謂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講學士　天中記曰文宗朝李訓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弟子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　山堂肆考曰唐

崔郾為侍講學士與同列髙重抄撮六經嘉言要道區分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冀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賜錦二百疋 言行錄曰范成大字至能乾道中兼侍講直前謝上曰卿閎深博洽故有此除 元史列傳曰竇默為翰林侍講學士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今則不然君曰可臣亦以為可君曰否臣亦以為否非善政也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

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　又曰袁桷舉茂才異等大德初閻復程文海等薦為翰林國史院檢閲官累遷侍講學士桷在詞林朝廷制冊勳戚碑銘多出其手　又曰郭貫皇慶初為翰林侍講學士後陞左丞加集賢院大學士謁告還家屢徵不起貫博學精於篆籒當世冊寶篆額多出其手　明方孝孺傳曰孝孺字希直世居臨海洪武召至京除蜀王府教授獻王師事之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

正學先生建文名為翰林博士進侍講靖難時以死殉

王英傳曰英永樂二年選入文淵閣讀書以慎密受知於帝簡入祕書進機密章奏歷翰林侍講再扈駕北征帝曰秀才是二十八人讀書者又謂之曰凡軍中動靜有聞即密奏朕

王洪傳曰洪八歲能文章稍長才思穎發十八舉進士永樂初入翰林與修大典歷侍講後為同列所排不復進用當時詞林稱四王皆有才名洪與閩人王偁王恭王褒也

周敘傳曰敘江西吉水

人永樂中翰林侍講學士居禁近二十餘年多所論列
詔獨修遼金宋三史力疾詮次不少暇　通紀曰陳敬
宗永樂進士重修髙帝實録成改翰林侍講十七年卿
雲見甘露降獻聖德瑞應賦　劉球傳曰球永樂進士
宣宗實録成改翰林侍講正統八年應詔陳言忤王振
矯旨就朝捽繫詔獄斧鑕交下糜爛而死布衣成器設
位龍泉山巔為詩文祭而哭之名祭忠臺　吾學編曰
王鏊弘治八年陞侍講學士無日講鏊學問贍博有識

鑒為文春容爾雅議論快暢試士南宮專尚經術險麗奇衺者一切屏去弘治間文體一變士習稍端鏊有力焉　唐皐傳曰皐正德甲戌狀元授修撰進侍講學士未幾卒皐老場屋暮年始登上第為文下筆立就或求竄易字句伸筆直書不襲一字人咸服其才惜未究其用也

侍講學士三

增經術該深　文思贍逸　鄭𩇯傳文宗時名𩇯為翰林侍講學士𩇯於經術該深淳

篤守正帝尤重之李宗閔知政事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親近遷工部尚書欲推遠之帝雅志向學頗思覃復名為侍講下詳侍講二

上金華箴　寫無逸圖

馮元傳明道五年元為翰林侍講學士上金華五箴詔書寵之　言行錄曰趙昂字元鎮先是侍講范冲乞依仁宗邇英閣故事寫書無逸孝經天子四章為圖設於講殿之壁上親御宸翰寫箴二圖上以示宰執於是昂賛上從善汲汲之意

修撰一

增合璧事類曰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命修撰名始於此唐史館修撰四人掌修國史貞觀以宰相涖修撰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曰史館修撰初入為直館元和宰相裴垍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未

登朝官皆為直館大中廢直館二員增修撰四人分掌四季宋從唐制史館有修撰以他官領取最上一員判館事故事史館每月撰日歷皆判館與修撰官直館分季撰録其後止修撰官及判館撰次大中祥符九年以刑部郎中高紳為史館修撰紳即樞密使王欽若所引不令修纂止命權判吏部銓自是領修撰者須兩省五品以上方掌修撰天聖元年石中立以户部郎中充史館修撰有司引紳例亦不修日歷元豐官制行國史隷祕書省元祐中就門下省置

局號國史院紹聖初復還祕書省舊有修撰官至是改為修國史以列曹尚書翰林學士充同修國史以侍郎以下充紹興初實録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國史院二十八年以修神宗哲宗徽宗正史置院修史一人同修史一人編修官二人同修國史故事未有以庶官為之者隆興胡邦衡以起居郎兼權中舍始特命焉乾道洪景盧亦以起居舍人兼同修蓋用此例嘉泰後陸務觀李季章皆踵

為之元制翰林兼國史院修撰三員明修撰屬翰林掌修國史

修撰二

增續通典曰唐貞元十一年史館修撰張薦為左諫議大夫修撰如故裴延齡言於上曰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之官史臣修撰書朝廷得失之事則領史職者不宜為諫議宜遷祕書少監　唐韓愈除史館修撰制曰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　韓文䰟博先廟碑云臣適執筆

隷太史時退之為史館修撰　晉天福六年詔曰眷言筆削宜屬英髦　東都事略曰宋太宗語宰相曰太祖朝事耳目相接今實録中多所漏略可集史官重加修撰淳化元年以左司諫梁周翰為史館修撰從翰林學士宋白薦其有良史之才　又曰楊億真宗即位拜右正言修太宗實録凡八十篇獨成五十六卷　合璧事類曰吕夏卿字縉叔博覽强記而於歴代史尤該洽與修仁宗實録同修起居注　又曰范鎮英宗即位遷翰

林學士充史館修撰論濮安懿王稱號出知陳州　言行錄曰李燾權同修國史得旨長編或有增損依熙寧修三經義法至是上四千四百五十餘條又以一百六十八年事散在長編乙覽難周別為舉要六十八卷總目五卷修撰事目十卷十年六月對延和殿上曰卿宿德耆儒宜在左右任史職　㬋崇禮行狀曰崇禮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奏曰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

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録之體乞於舊臣之家訪求當時文字事跡參照上悉如所請　言行録曰范祖禹除諫議大夫充實録院修撰時申公薨遂就職　職略曰蘇頌以為五朝正國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東都事略曰李若谷子淑字獻臣天聖中擢史館修撰　哲宗實録曰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實録自領臺憲不復

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黜乞以實録就臺修撰有議事即赴院詔令三五日一赴院修撰　元史列傳曰中統初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王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為翰林修撰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　又曰周伯琦以蔭授將仕郎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教戚里大臣子弟每進講輒稱旨日被顧問帝以伯琦工

書法命篆宣文閣寶仍題扁及摹王羲之所書蘭亭序智永所書千文刻石閣中自是累轉官皆宣文崇文之間而眷遇益隆矣　明王叔英傳曰叔英字原采黄巖人建文初為翰林修撰靖難兵逼江奉詔募兵至廣德沐浴衣冠書絶命詞自經而死　吾學編曰叔英為修撰上資治八策皆援証古今可見行事　張洪傳曰洪永樂初授行人奉使日本洮岷賫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守使職越二十年仁宗名入改翰林修撰年

七十餘致仕洪國初老儒貫穿宋人經學歸田之後鄉邦制作咸出其手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授修撰成化弘治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寛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人儀幹修整並負公輔之望　羅倫傳曰倫成化中除翰林修撰抗疏論李南陽起復落職後召還復為修撰尋以疾辭歸閉門教授以注經為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嗜學好古篤志力行結茅棲息取給隴畆客晨至留飯借粟旁舍比舉火日已近午不以為意

康海傳曰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狀元授修撰正德初逆瑾恨李夢陽繫詔獄必殺之夢陽獄急出片紙曰對山救我德涵曰我何惜一官不救李死乃往謁瑾瑾大喜德涵盛稱李郎中之文章明日瑾奏上赦李踰二年瑾敗坐落職　吾學編曰呂柟字仲木高陵人正德進士第一人除翰林修撰時逆瑾用事以柟鄉人欲引柟啗柟騶與卿佐柟遜避不與交瑾憾且中傷柟會瑾敗得免　楊愼傳曰愼新都人七歲能擬古戰場

文時人傳誦以為淵雲再出正德辛未舉會試第二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嘉靖中兩上議大禮疏率羣臣撼奉天門大哭廷杖者再斃而復甦謫戍雲南永昌衛投荒三十餘年卒於戍著述最富詩文集之外凡百餘種皆盛行於世

修撰三

增掐事實 裁義類元和十四年李翺奏曰臣得秉筆以記注為職今但請掐事實直載事功詳見史官 元微之行獨孤朗制曰竊定闕失裁成義類此仲尼春秋之職業也其可上下心手於愛惡

是非乎　命程琳　擢李淑東都事略程琳舉服勤詞學科中選仁宗時修真宗實録而起居注闕命琳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下詳修撰二　博採衆記　核綜羣籍類要丘明之博採衆記蔣乂幼從外家學肆史得其書核綜羣籍事詳中書舍人　秉筆成大典　執簡為史官范杲為史官

編修一

增合辟事類曰宋太平興國八年以楊文舉為國子監丞史館編修乾興元年判館李淮修撰宋綬言修撰官只二人望擇館閣官二員充編修官遂詔集賢校理王

舉政館閣校勘李淑同共編修紹興二十八年修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正史差吏部郎葉謙亨胡沂校書汪徹兼編修官乾道四年詔國史院添置編修二員五年詔更添編修二員元國史院同修史之下又有編修官明屬翰林院掌與修撰同

編修二

增宋周益公集曰范成大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上令吏加清職遂兼國史院編修官　東都事略曰

劉恕為人強記於書無所不覽有史學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奏請同編修　范祖禹家傳曰祖禹字淳甫司馬光修歷代君臣事迹辟公同編修供職祕書省時王荆公當國公未常往謁　言行録曰李燾長編卷帙漸成蜀帥汪應辰乞下臨安府給筆札繕寫藏閣公進國初至治平一百八卷　元史列傳曰魏初璠之從孫也好讀書尤長於春秋為文簡而有法中統中選進讀經史之士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名方之古直即授初為

國史院編修官　又曰霤𦼠年甫弱冠以文學稱中統中用翰林承旨王鶚王磐薦爲翰林修撰兼國史院編修官　李之紹至元中以馬紹李謙薦充史職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直學士姚燧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之紹援筆立成併以槀進燧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　又曰虞集兼國史院編修官仁宗常對左右歎曰儒者皆用矣唯虞伯生未顯擢耳又曰曹元用資禀俊爽幼嗜書經目成誦爲翰林國史

院編修官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為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天歷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為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也　又曰揭傒斯貫通百氏早有文名程鉅夫盧摯列薦於朝授國史院編修官時平章李孟讀其所撰功臣列傳歎曰是方可名史筆若他人直謄吏牘耳天歷初開奎章閣首擢為授經郎文宗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

書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　明高啓傳曰啓元末隱居吳淞之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初名入纂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三年帝御闕樓與史官謝徽俱對時已薄暮擢啓戸部侍郎徽吏部郎中啓自陳年少不習國計且孤遠不敢驟膺重任徽亦固辭並賜内帑白金放還　蘇伯衡傳曰伯衡仕明為國子學正擢翰林院編修宋景濂以翰林承旨致仕薦伯衡自代召至固辭賜文綺遣歸　張宣傳曰宣少負才名洪

武初以考禮被徵尋入史局與修元史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即日擢翰林院編修呼為張家小秀才奉詔歸娶宋景濂送詩曰少年歸娶奏金鑾喜得天顔一笑看從此梅花消息好青綾不似玉堂寒　通紀曰周述周孟簡吉水人同胞兄弟永樂二年同榜進士述第二孟簡第三俱授翰林編修帝曰今日又見大小宋故事也

謝鐸傳曰鐸天順間授編修在翰林學詩時自立程課限一月為一體如此月讀古詩則凡院課及應答諸

作皆古詩也故其所就沈著堅定非口耳所到 通紀曰張元禎南昌人天順進士為編修屢建言與時宰議不合告歸潛心理學名益高 名臣記曰倪岳錢塘人天順進士入翰林為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帝喜歴陞侍讀至學士 章懋傳曰懋成化二年進士入翰林除編修與莊昶黄仲昭諫内廷張燈杖闕下謫知臨武縣羅倫亦以論起復謫官時稱翰林四諫 吾學編曰王鏊字

濟之吳人成化進士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初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　又曰崔銑安陽人弘治進士授編修正德初宦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瑾史館門獨長揖瑾怒目視銑他日諸史官見又皆長揖瑾益怒謂張綵曰翰林後生多輕薄如崔銑尤甚　駱文盛傳曰文盛嘉靖乙未庶吉士授編修官史局五六年嚴嵩當國翛然自遠以使事還朝嵩目而誰之即日移疾歸遂不起

檢討一

增合璧事類曰宋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董元亨並為史館檢討紹興九年詔史館見修徽宗實録以實錄院為名檢討官無定員近制檢討官六員嘉定二年曾君錫自起居郎兼檢討除權侍郎當陞帶修撰而員數已溢乃降旨權以檢討官繫銜俟將來有闕日陞帶以從官為檢討官蓋自曾君錫始也

元無明屬翰林院掌同編修吾學編曰天順初德秀諸王出閣李賢言四王講讀

官八人翰林官少請擇新進士授翰林檢討充王講讀官

檢討二

增職官分紀曰宋至和二年詔今後檢討更不得舉試館職　會要曰嘉祐八年監修國史韓琦奏史記日歷未脩者積十餘年今將修先朝實錄而日歷未備檢討闕官請以直祕閣呂夏卿祕閣校理韓維兼職詔夏卿維並兼史館檢討　言行錄曰李燾乞刊定徽宗實錄之疎舛者因言臣方修進治平後長編若就加討論他

時可助修正史詔開實錄院首命公為檢討官　明王

璲傳曰璲少而穎異落筆數千言文不加點洪武末擢

翰林五經博士永樂初進檢討預修大典洪熙在東宫

特深眷注常與羣臣應制撰神龜賦居第一解縉次之

由是聲名大噪出諸老臣上　王偁傳曰偁字孟陽永

樂中用近臣薦聘至京待以殊禮詔授國史院檢討充

大典副總裁解縉序其虚舟集云永樂初内外儒臣及

四方韋布士以纂修集闕下數千人求其博洽幽明洞

徹今古學博而思深如孟陽者不一二見　名臣記曰錢習禮吉水人永樂進士入翰林檢討帝喜習禮鄉人惡習禮者指為練子寧姻宜坐奸黨楊士奇楊榮間閒帝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帝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習禮乎習禮感泣自奮勵　陳繼傳曰繼幼孤事母至孝少長從王行俞貞木遊貫穿經學人呼為陳五經時初開弘文閣用楊士奇薦即日驛召授五經博士預修兩朝實錄進檢討特被知遇老而

家居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為宗工焉　陳獻章傳曰獻章字公甫正統中舉人再上禮部不第歸隠白沙成化十八年辟召至京乞歸養母特授翰林檢討自後屢薦不起學者稱為白沙先生莆田林俊稱其涵養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之外而寓言寫興於風煙水月之間蓋有舞雩陋巷之風焉　石瑶傳曰瑶與兄玠成化二十三年同舉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李長沙亟稱之曰後進可托以柄斯文者其石氏季方乎

庶吉士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初稱庶吉士者初稱中書六科庶吉士十八年又有翰林院承敕監庶吉士永樂二年始定為翰林庶吉士選進士教養之試而留者二甲編修三甲檢討不得留者為給事中御史主事或出為州縣官吏部職掌曰宣德九年命庶吉士於翰林院讀書會典曰教習庶吉士翰林院行户部給燈油錢兵部撥皁隸刑部給紙劄工部撥房屋順天府給筆墨光祿寺給酒飯

庶吉士二

增吾學編曰王直永樂進士為庶吉士讀中祕書文辭追古作者名入内閣書機密文字　彭時筆記曰翰林官惟第一甲三人即除其餘進士選為庶吉士教養數年而後除復有改授他職蓋重其選也職清務簡優游自如世謂之玉堂仙　未軒集曰故事自十月朔日始賜庶吉士酒至四月晦日止歲以為常　吾學編曰鄒智字汝愚成化二十三年改庶吉士會星變應詔陳言極論陰陽之理乞盡斥小人而進用君子又言君子所

以不進小人所以不退大抵宦官陰主之疏入不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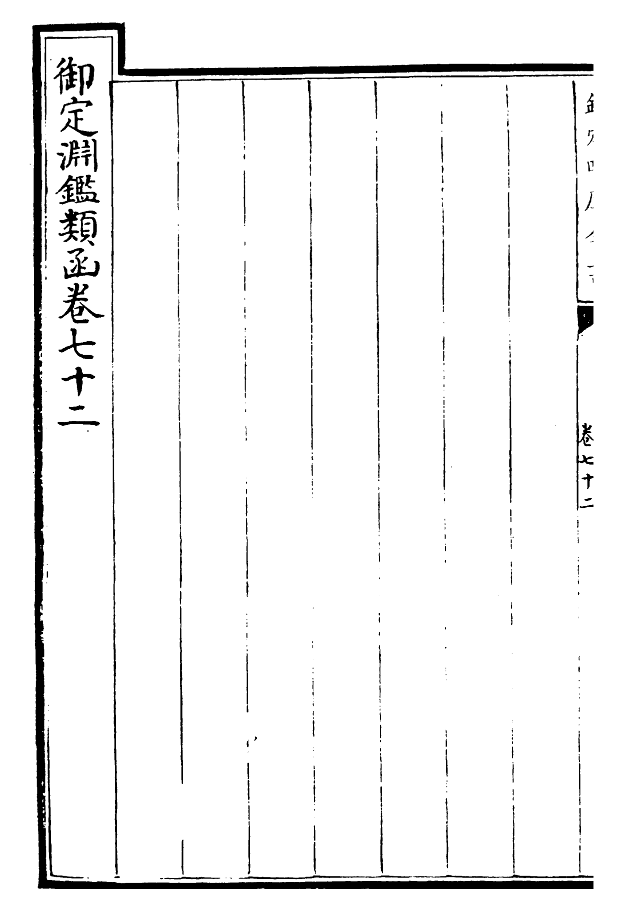
江暉傳曰暉翰林庶吉士與同館舒芬等抗疏諫南巡廷杖幾斃　陳東傳曰東嘉靖乙丑選翰林庶吉士與唐順之王慎中諸人刻勵為古學張桂受上殊寵朝士咸奔走東獨不往歲時上壽遣吏投刺馳馬過其門諸老恨之呼為輕薄小黃毛出之外藩投置五溪蠻夷之地以重困之

翰林院官屬

增吾學編曰明吳伯宗金谿人洪武四年進士第一人十三年改翰林典籍帝製十題命賦伯宗援筆立就詞語峻潔帝曰伯宗才子賜織金錦衣十五年初設殿閣學士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　孫蕡傳曰蕡南海人洪武初為翰林典籍後以事逮繫有旨輸左校板築蕭牆望都門謳吟為越聲督工者以聞名至帝前陳所作詩皆忠愛語特命釋之　王恭傳曰恭永樂初以儒士薦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典籍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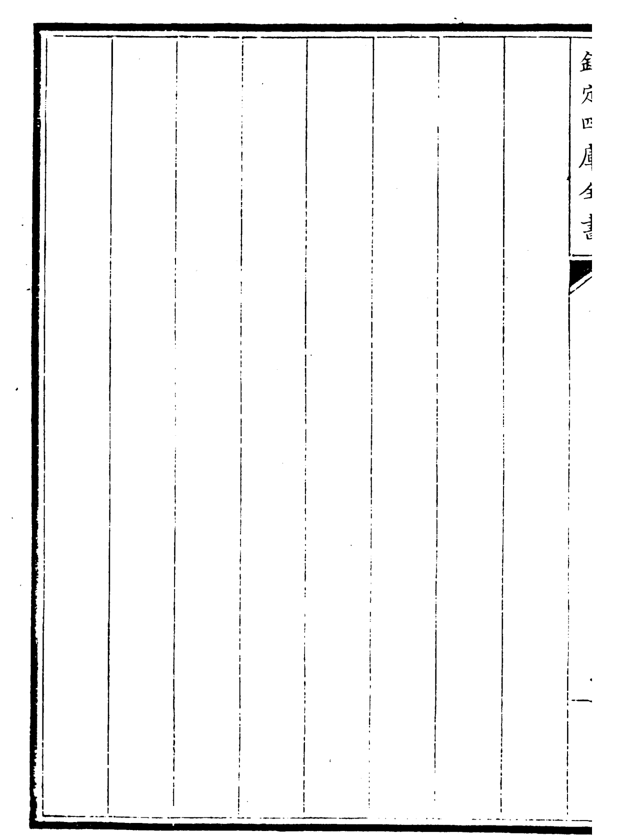
之投牒歸自號所著書曰白雲樵唱　高棅傳曰棅字彦恢仕名廷禮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為待詔九年始陞典籍廷禮流傳篇詠無慮千餘篇選唐詩品彚議者服其精博　文徵明傳曰徵明初名壁以字行長洲人以諸生歲貢入京用薦授翰林院待詔三載謝病歸年九十而卒為人孝友愷悌温温恭人致身清華未衰引退以清名長德主吳中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寧庶人以厚幣招謝弗往日本貢使踵門求見具冠服南面

受拜而却其贄曰此國體也　蔡羽傳曰羽字九逵吳縣人其學邃於易為程文以應有司閱四十年不售以太學赴選天官卿雅知其名曰此吾少日所聞易蔡生耶奏授翰林院孔目　何良俊傳曰良俊華亭人以歲貢入胄監授翰林院孔目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沈冗散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我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鼎彞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遂移疾免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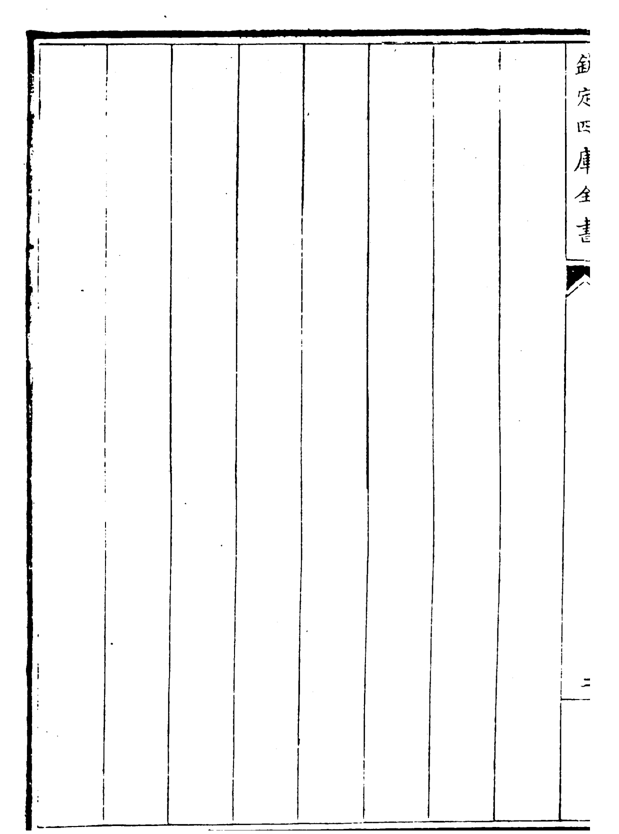
御定淵鑑類函卷七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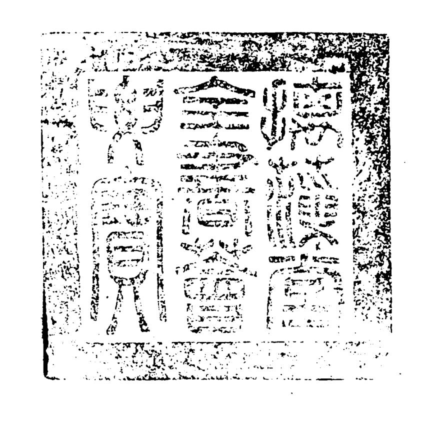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七十二第十二頁後三行多爾濟巴勒舊作朶爾真班　又四行喀爾庫庫舊作康里巎巎今並改後倣此



謹案第七頁後一行由是顧德裕厚刋本厚訛後據唐書改

第十八頁前三行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詞刋本賞訛對對訛賞焉用舊樂詞誤作豈可用舊樂並據唐詩紀事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浦熽